

明宗大王實錄

第十五之六

0/94266
410-11



194266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十五

七月乙巳朔京畿陰竹縣大雨雷電田夫一人震死

戊申以元繼儉為慶尚道觀察使柳順善為弘文館副校理奇

大恒為司諫院獻納李榮為咸鏡南道兵馬節度使榮嶺南人也撫恤軍

卒吏民畏愛

巳酉辰時太白見於巳地

庚戌憲府啓曰海州牧使尹行稟注邪險善為說辭以害君子以主鎮之將聞

有賊變賊船一隻現於西海未及追捕則所當領兵馳進毋過一刻可也而不

即前去致令賊船脫去逗留不進先示怯懦其失主將之任亦

已甚矣而常時無奉公之意至欲以私船換鎮屬兵船已著於

金浚獄中之疏凡在聞見莫不駭愕請拿鞫治罪答曰不允再

啓依允○夜南方天際有白氣如雲自坤方至巽方布天良久

而滅流星出至公星入天槍星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色赤

辛亥太白見於巳地日微暈

壬子 上親傳宗廟秋享大祭香祝○傳于政院曰諸君家假

卷之十五

稱內旨差送持音故迷劣僧人憑籍作弊云差帖收聚上送事
下書各道

史臣曰內旨假稱者尚為作弊則實承內旨者獨無弊乎欲
祛其假而尚存其實是去疥痒而女腹心之疾臣未知其可
也

癸丑傳于政院曰今觀平安道觀察使洪暹狀啓本道被垂水
之災云近來凶荒太甚今年旱灾切迫不知厥終何如而自下
雨後百穀向盛庶有西成之望今又天災如此憂憫罔極祀典
所載速令舉行之意下書可也○全羅道右水使金景錫狀啓
曰珍島郡草島外面倭奴七八名下陸哨巡軍追及相戰斬首
一級

甲寅諫院啓曰近來士習不美庶恥道喪貪濁縱恣之事愈往
愈甚豈不寒心養賢庫非如各司之比專為儒生供饋而設立
則官庫之物固不可私費典籍元亨壽前學正柳世茂前為養
賢庫直長奉事時凡庫中之物公然分取以下人不能趁時持

去世茂杖而殺之極為駭愕請下禁府治罪若曰如啓○以李

瑛為司諫院司諫李戡為弘文館校理戡性與巧壬奔走勢利

昌李無強等得志一時而戡事之如父雖叱村民獻為司憲府

持平○辰時太白見於巳地夜流星出天棊星入乾方天際狀如瓶

尾長二三尺許色白

乙卯憲府啓曰王者之於夷狄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以示包荒

之量如有侵犯我境者則出師薄伐不必窮追遠征也國家與

日本世修和好今之現形倭人皆是日本入交通唐人往來中

國因漂風來泊邊境別無犯邊之事為我計者當嚴示兵威使

不得下陸而已臣等伏見全羅右水使金景錫啓本則追逐漂

流之倭船接戰於四十餘息之程儻遇颶風舟楫失利則後雖

噬臍不可及况窮追不已期於必捕軍糧器械糜費殆盡設使

倭奴無一人生還何益於我國乎我國之人漂到日本則嘗有

刷還之時倭船之漂流者每每勦捕則他日雖有我民之漂到

彼境者亦必盡殺此亦不可不慮也當初自上命諭邊將使

不窮追甚合王者待夷之道而其後備邊司又請期於必捕以致邊方繹騷至為未便請依初上教之意下諭諸道毋使窮追近來紀綱解弛軍政不舉僉使萬戶之徒惟以侵漁軍卒為事無一留意於邊備守令則視軍旅之務若分外不干之事脫有邊境何以能折衝禦侮乎今者纔見一二漂流倭船舉國騷惶至遣助防將郵傳之勞供億之弊不可計也分往各官抄獲人馬曠日持久糜費不貲村落騷然專廢農業倭奴未捕邦本先搖自今以後除犯邊劇寇外小小邊報請專委本道萬戶僉使守令及節度使水使臨機隄備如有失誤者依律治罪京畿黃海道助防將則已令上來全羅道助防將請並令上來答曰助防將上來事如啓非劇盜不遣助防將啓意當矣倭人與上國之人潛相交通往來因風漂泊我境者戰鬪殺人送救兵可乎不允

史臣曰憲府之啓是則是矣然邊將雖曰追捕倭船於四十息之程此乃誇張已功以欺朝廷之辭也安有不計其死生

於鯨濤萬里之中而追逐之共朝廷亦為所欺而至於啓達自
古及今邊將之欺罔深矣

丙辰 聖烈仁明大王大妃御宣政殿垂簾引見大臣 上御

簾外三公及侍臣等入侍 大妃命大臣就前傳曰予本不敏嘗

見書史以婦人干預國政事甚不美我國不幸 兩大王相繼

賓天 主上冲年嗣位不可委以國政故雖不獲已居攝而未

安之心未嘗一日忘于懷也又况災異連綿衆變俱發莫此時

若也常恐由予否德日夜憂慮二三年來無欲歸政而主上以

學問未就萬機不能獨斷固辭故遲留到今今則 主上春秋

長成學問高明軍國庶事可以裁決故自今歸政當不復預聽大

臣等盡心國事輔導聖躬務臻太平之治不勝幸甚予之否德

雖欲矯其弊習使民蒙惠事多錯謬卒無其效物情必不能協

百計思之災異之出實予之故今之歸政已晚矣此計誠不牟

然故欲親言予意于大臣而引見耳 上下榻辭避 慈殿教

曰 主上下榻則予豈安心在此宜速上榻 上承命還上榻

仍俯伏辭謝曰性本不敏且無學識夙夜望 慈殿輔導之意
焉有紀極不意使政院書啓 成宗朝故事仍引見大臣欲為
歸政聞命惶恐罔知所措萬機何敢獨斷歸政之命請還收之
慈殿答曰予至今居攝者以 主上學問未就故也今則 主
上年盛學進凡事非不能獨裁勿為辭避宜圖至治以福生民予
決不可復攝 上更辭曰否德在民上資鈍學未就機務豈能
獨斷伏願為 宗社大計勿遽若是 慈殿答曰予以憂愁之
逼精神昏耗其於國政不宜久預以汚史策如 主上幼少之時則
在所難已今則決不可同聽政惟 主上思之 上更辭曰上
教雖切反覆思之未知其然 慈殿答曰 真熹王后八年而
歸政予則九年亦已過矣沈連源曰 主上冲年嗣位而賴 慈
殿之保護式至于今日春秋鼎盛學問高明國家安有如此莫
大之慶今斷自 內殿欲為歸政乃國家生民之福也萬機之
煩皆歸 主上順養精神尤美事也 慈殿答曰今予昏昧不
察國事年又凶荒生民流離居攝九年無一事可觀日夜憂慮

莫知所為而至今進留尚未歸政者祇欲主上專於學問期
就光明今則主上年齡已壯學問已就可委以大事予豈可
尚為干預乎上再拜固辭仍顧大臣曰大臣等亦勉啓不可
歸政之意也尚震曰主上天資卓越即位之初能辨羣奸而
罪之雖漢昭之明無以及矣嘗見古史太后攝政非徒樂其干
預也嗣君幼冲則勢不得專委機務而且必專於學問而後治
國之要亦由此出故不得已居攝也今我聖上學問高明雖
高宗之時每成王之緝熙蔑以加矣今慈殿知其可以獨運
萬機故決意歸政而自上固辭不已在上固極之心雖不
得不已然慈殿春秋亦高久勤萬機深所未安自上依慈
殿聽斷在所不能已也且今日亦事之初古者人君即政則羣
臣規戒之切而要者莫如敬之一字故名誥一篇之中言敬之
處至於七八若伊尹告太甲之辭傳說進高宗之言周公戒成
王之事聖鑑已為洞燭伏願以此日省焉且國朝寶鑑嘉言
善政亦多宜時時考閱嘗聞成宗即位未久每於進講臨文

論難今我 主上亦當追法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
以克永世非說攸聞伏願 主上敬止以師古訓 慈殿曰大

小臣僚宜盡忠輔導以致太平嘗聞 中廟朝年少之輩誤國事

生禍朝廷士林多傷指尹而 主上即位之後凶人陰嗾臺諫

指尹謀危 宗社及掌之間事在不測予欲罔治脅從而朝廷

不能洞知奸賊其惑彌甚至於柳堪亦云武定寶鑑印之何用

可見其心之不正而執迷不悟至為寒心以故人物多傷是豈國

家之福乎君子小人辨之於早而進退之則國家不如是矣古

人云戒前車之覆宜徵前日之事盡忠輔導可也尹浥曰 主

上冲年嗣位適值否運若非 慈殿輔護教導之力則國家

宗社豈能榮懷以有今日乎以婦人干與國政為不義惟此一

教正與宣仁皇后所言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之意沕合自古

當危疑之際不得已臨朝同聽此豈干預之事乎若主君堂堂

而以皇后擅柄長君在位而以母后奪勢者則所謂干與也今

我 主上學問已造高明事機可以裁決故茲以不安於久攝

決意歸政今之舉措正合人心臣等聞命感激罔極今見
上下搆懇遜有若不堪臣等豈不知啓于 慈殿勉從 上意
而第以如此大事已定於 聖衷雖啓必不蒙允故不敢達也
且教曰災變由予所致是豈然乎 祖宗朝與前代雖非攝政
之時豈無災變乎有災而警懼則可以弭之無災而怠忽則反
致亂亡者多矣以人事言之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也子若善
而可教則為父者怒之責之子若不善而不可教則置而不教
其所以怒之責之者非憎子也乃欲教之而入於善也其置而
不教者非愛其子也知其不可施教而恐傷息也今之災變連
綿者猶父之教其子也故古人云天心仁愛人君若能因災變
而警懼之則豈有害乎以今年之事見之自前年秋至今年四
月大旱而又有非常之災非但 聖上憂勤在下之人未知終
有何事尤為罔極初春之間慮百姓將盡飢死於未秋之前以
近日見之兩麥早穀間有可食之處豈非在 上憂勤之效乎
毋后攝政自兩漢有之而以宋朝事見之仁宗十三即位皇太

后劉氏視如已出及太后崩仁宗年二十四親政宣仁皇后乃
哲宗祖母也哲宗年十三即位而宣仁聽政及宣仁崩哲宗年
十八始為親政盡黜諸君子并與其死者而罪之則哲宗之為
君可見其氣質如此故以宣仁之聖德居攝若此其久自後世
見之則似若久假而其意則必是知哲宗之氣質故欲俟其長
成而歸政今日 聖教乃國家大事屢以盡心輔導以致太
平教之 上雖有堯舜之資而臣等非人恐不負責望之意也
慈殿答曰大臣之言至當矣災變之出乃天心仁愛人君而警
懼之也為人君者所當總攬權綱以答天譴而予之不敏豈能
如此乎今之災變雖未知其為某事而出也然中庸云吾之氣
順則天地之氣亦順今之人心乖戾無順理之事上不順理而
下不從令少有不愜反生害上之心人心日非百姓日困冤枉
多而災變出矣予豈能矯其久痼之弊乎今年之旱前古所無
百姓飢困國計虛竭將為棄國其為憂慮何可量已連源又曰
主上使臣等啓于 慈殿以勿為歸政之意云 主上之意則

萬機之煩恐不得專力於學問是甚盛意而但自 慈殿已知

聖學高明能為獨斷故決意歸政是以臣等不敢開達矣 慈

殿答曰嗣君幼冲母后攝政出於不得已也是豈國家之福今

主上年長學就可當萬機歸政于 主上退終天年乃順理也

尹溉又曰 貞熹王后亦因人言而歸政時有匿名書指貞熹王后刑歸政事之

間因威里不今日之事少無絲毫之嫌而斷自 聖衷決然歸

政非但順理事光簡策故臣等亦皆將順 聖旨而已雖 主

上有命使臣等懇達勿歸之意而亦不敢仰達也連源曰當國

家危疑之際辨其羣奸決策剪除 聖母功德非止一時永及

於後世矣 慈殿答曰賴 祖宗陰佑再安 宗社是豈予之

所能哉思念往時之事極為寒心自古亂賊成黨敗露於一時

者可以易除矣此則其根深固治之甚難而能至今日者乃天

之佑也非予所措也尹溉曰其時舉朝皆被所誑若尹任則以

一無識武夫自 先朝得罪時有尹任與金安而謀為自全之計

何事不可忍為如柳灌析仁淑則皆以有名士流患得患失至

於同謀而朝廷全未知之及其獄成之後始知其情迹安有如
彼之事乎 慈殿答曰其時內應之事念之罔極不可勝言而

蕩滌掃除不復介論耳尚震曰如欲見太平之治必君臣同德
情意交孚言聽計從而後可以為之今 聖學高明洞察賢否

如臣若退之擇賢而居之則可以致治矣 慈殿答曰大臣盡
心國事抑未知朝廷有德優於卿等者耶頃者李世銘疏云讒

佞得志毀亂國政又云往者趙光祖為南袞洪景舟之所害當
初年少之輩所為雖好而弊至過激盡棄老成終至於使上不

得有所自為所為若此而順於國政乎此不得已矯弊之舉而
仁宗朝亦以南袞洪景舟為非此亦當察也 趙光祖等竭忠畢

一而南袞洪景舟俱以誤國小人構虛飾誣激成不測禍之故

仁廟朝大學生及侍從臺諫疏陳光祖輩之無罪南袞沈貞洪

景舟之為奸 尚震曰今以歸政之事迎訪臣等臣等伏見 主上下榻

懇辭臣等不勝感激未知所啓撤簾之後雖委機務於 聖

躬自內箴規之道亦不可無也且進君子退小人果如 聖教

則朝廷莫不安静而國家治矣第念君子以小人為小人小

人以君子為小人君子小人之分甚難 聖鑑洞知則可以不惑

矣 上曰令聞 慈殿之教及大臣所啓予懷罔極予誠不敏

何能獨斷勿為歸政之意大臣亦啓之可也尹旣曰臣等中心

以為今日之舉非但事光簡策實萬世之慶也若以勿為歸政

之意強啓則是內外各異矣况帝王之孝與凡人不同豈可每

為退托乎此所以將順之意也 慈殿教曰彼言是也凡事誠

以將之不可 貌為連源尹旣同辭以啓曰 上意雖出於至誠

然 慈旨已決下教丁寧願 上奉承 慈旨順而無違孝之

大者也尹旣又曰 聖教皆是格言書諸史冊昭示後世矣然

將傳教之意曉諭中外使不得親承 聖教者亦皆知之可也

慈殿答曰 貞熹王后之事則果為下教矣予之所言只欲訂

見 主上致盛治而已有何可布之事乎○傳于三公曰一朝

獨斷萬幾反覆思之極為未安予當更啓於 慈殿大臣亦啓

之庶幾回天之聽連源尚震尹旣回啓曰自 上固辭雖出於

至誠 慈殿以為聖學高明春秋長盛萬幾可以獨斷故歸政

臣等亦以為 聖教至當今若強啓之極為首且雖撤簾之後
事之大者猶可稟裁且使 慈殿願養精神是孝之大者也答
曰 慈旨丁寧大臣之意又如此勢至於不獲已故勉從之矣
史臣曰 大妃始因 中廟朝大小尹之說當 上即位幼
冲之時欲洩前憾一聽尹元衡所為搆禍士林名儒烈士莫
刈殆盡七八年間人皆重足又崇信異教復設禪科大開利
門變亂國政人皆謂係總權柄不即復辟而一朝有是命國
人莫不幸焉

政院啓曰 慈殿之歸政乃國之大事在廷之臣猶有未知者
四方之人豈能知之請依古事曉諭中外傳曰可

丁巳 傳于政院曰平安道虫水災俱發云民生救活至為難
矣

戊午 上召對○傳于政院曰 慈殿歸政後尊崇之事抑有
之乎其令弘文館博考前例以啓政院以弘文館所考前事入
啓傳曰古者亦有加弔之時故屢告於 慈殿而終不得蒙允

矣

己未以

慈殿歸政曉諭中外

王若曰於戲王室多難而未

定非

聖母何以能安政柄固讓而不居在小子無由退托茲

茲宣諭之旨以曉臣民之聽徃在龍蛇之兩年乃遭父兄之繼

陟皇天之降禍未悔我邦之無祿相仍眇予冲人承此大服事

同未立年尚少於成王好燭無形明何及於昭帝既機務難於

裁決况國家值此危疑肆朝廷請慈殿以垂簾自前昔有故

事於編簡尚保擁護之力庶見康濟于艱何圖跋扈之徒生此

毀室之計托公論而發議外以眩惑乎聽聞結兌徒以密謀陰

欲傾覆乎

宗社危已甚於累卵禍將迫於滔天炳厥幾先實

有資於

聖智戡此禍亂竟再造乎乾坤豈徒小子罔極之息

實惟萬世無疆之烈嗟既無緝熙之學擬求荷輔導之功何遽

謙讓以就閑屢發丁寧之至教謂人心已定安有他虞非老身

以居固宜即復然負荷之至重豈眇末之獨專第念庶政之煩

實乖頤神之道斯辭謝之未能信進退之維谷乃於今年七月

十二日勉承歸政之命益增臨淵之憂一念之善惡雖微係生
民之休戚萬幾之治忽甚大關國運之興亡苟不戒於苞桑曷
能安如盤石既未得稟裁於 慈訓尚欲賴匡救於臣僚固宜
同寅而協恭以臻亮工而熙績念邦國之多故何前後之未寧
在已卯年少之驟陞士林罹禍逮丁酉權奸之用事國家將危
史臣曰已卯年少君子之尤者丁酉權奸小人之甚者也邦
國多故前後未寧之語雖承內旨不可以君子小人同之也
曉諭中外之教如此人以為掌教者之罪也

矧乎乙巳之逞兇實由武夫之構逆彼黨與孰知君臣之義而
誑誤皆失是林之心縱自速乎天誅豈好安於予意思之今日
怛然中情庶用戒於前車永無患於覆轍退小人而進君子用
捨出於至公去闇昧而升明昌治亂圖乎不見朝廷有協和之
義士林無攻擊之傷庶盡心於王家興至治於斯世茲豈予言
之善燭實乃懿旨之嘉謨既朕膺乎寡躬仍戒飭乎在位故茲
教示想宜知悉

尹春年
辭也

○諫院啓曰三館參下之官賢愚之不

能辨才器之無所施或三四年或五六年沉滯而虛老豈不可惜乎今者式年別試渾為一途而出故沉滯至於如此前者金安老欲祛此弊權知四貢以上設加薦之法安老欺而不用孔子曰不以人廢言則以安老之法而不用亦非大公之道今復用之於權知則可以祛權知沈滯之弊而廣六品用人之路似為便當至於武舉之人登科之後無勢力者即歸田里老死村野嘗聞 祖宗朝武舉有三館遷轉之法一則司僕寺一則軍器寺一則訓練院也今者只有訓練院一路此所以有如此之弊司僕寺直長以下今難復立至於軍器寺則尚存而但直長遷轉之時必還歸於訓練院而出為議者以為軍器寺直長不歸於訓練院而直陞為主簿訓練院依前例而出則可以無淹滯之弊請議于大臣而處之若曰如啓

庚申 上召對○日微暈

辛酉上御朝講領經慈事尚震曰南方漂流倭船自上以為深入大洋者勿令窮追實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也備邊司則以

為盡殲無遺臣意此言其於王者含弘之道甚不可而衆議已
定故不敢言耳彼若犯邊則嚴示兵威拒戰可也追至水路四
十餘息者危道也海島居民甚繁若不追逐恐有擄掠之虞故
近於滬邊者可追也且頃見金胤鼎上疏深陳南方之弊及士
卒疲困之狀於臣之意似是矣夫選兵搜討倭賊使民不得耕
作則不獲倭賊而士卒先至於疲困脫令倭國或有將略者不
即舉兵入寇而輕出侵掠待我國軍卒之先疲然後大舉而來
則何以能敵兵法不恃其不攻恃吾所以待之必使邊圉防備
牢固則豈能易犯乎有僉使萬戶守令又有兵使水使自當殊
死力戰若至窘急則助防將亦可送也今者聞小變而輒送助
防將似為輕動常備於無事之日而勿為窮追之教深得王者
之體也 上曰倭人前年來戰于濟州今又作亂留館倭人亦
曰作賊於中原疑或漂泊於本國地方云此係關上國之事故
備邊司之意出於此也然政丞之言甚是古人亦云來者拒之
往者勿追倭人果欲犯邊而來所當殄殲見此漂流之船追入

於大洋之中徒勞無益矣參贊官鄭裕曰今始復政是乃新政
朝野顯望惟新之治此正 聖上初服之所當謹慎者也書曰
王敬作所凡事敬以持之少無放肆然後君子小人亦可以辨
矣如兩宗之事大臣臺諫每啓曰 殿下之不為崇奉臣等則
知之而愚民何以知之云朝廷非實知 上之不為崇奉也特
不敢斥言之故如是啓之此尤初政之所當慎察者也邇來學
校重事付之尋常而兩宗內需司之事則或有偏私之累是豈
至正至公之道乎且士氣不可不激勵若使之委靡則人皆自
愛其身國家雖至危亡誰肯忘身以徇國哉政治之間節目雖
多培養氣節辨別賢邪是新政之大要也 上曰左右所言皆
是格言予本不敏冲年嗣位專摠萬機進君子退小人興學校
勵廉恥激濁揚清等事何能為之今者紀綱解弛法令不行朝
廷之上有三公六卿下有百執事各宜盡其職而輔導焉且臺
諫為予耳目彈駁人物所當謹之若有冤枉之事則其無冤悶
乎况憲府伸寃之地雖事之小者亦當詳察而致力焉

史臣曰按進君子退小人勵廉恥興學校此四者實為國之急務

上於復政之初首以此為言其所以勵精求治者至矣然當時尹元衡倒持太阿人莫敢誰何其可謂退小人乎李滉沉下僚而不能用盧守慎在竄謫而不能釋其可謂進君子乎盜臣滿朝日以培克為事其可謂勵廉恥乎學校荒廢士習日趨卑下其可謂興學校乎自乙巳以來尹元衡李芑之徒殺逐忠良引進檢邪濁亂朝廷國勢岌岌宰臣臺諫結舌鉗口無一言者雖有願治之心其誰與為治耶

癸亥憲府啓曰國家設內需司以供內用又置奴婢以供使令已非王者無私之道而奴婢復戶亦近於護其臧獲將何以責郡縣徭役之不均乎况今者杆城居內需司奴李先訴其官色吏等於內需司自 上命刑曹使捉致二三人推考假令所訴皆實自有本道監司可以治罪何必捉致京中以快訴者之心乎况推鞠之時事干之人不可不問道途悠遠繫械往來弊甚不貸決不可開前日所無之例以貽無窮之害答曰非有私情

也不先拜後俸命是上因內司之吏

甲子弘文館副提學鄭裕等上疏陳七條曰勤聖學曰審所尚

曰辨邪正曰納諫諍曰恤民隱曰振士氣曰闢異端曰予以

否德冲年嗣位夙夜憂勤仰賴 慈聖輔導之功于今九載而

遠及親政益增戰慄觀此進戒之辭一出於愛君之誠予雖不

敏豈不嘉納乎

乙丑以鄭大年為京畿道觀察使鄭浚為承政院右副承旨沈

逢源為承政院同副承旨朴永俊為弘文館直提學朴民獻為

議政府檢詳柳順善為司諫院獻納金麟厚清謹自守脫落世

湖為成均館典籍

丙寅傳于政院曰今見全羅右道水使金景錫啓本則海接之

人遠入黑山島而逢賊倭至於焚舟被殺云使沿海郡縣海邊

之人不得遠入絕島事言于備邊司

戊辰傳于政院曰今見慶尚道觀察使啓本則內官林繼宗往

本道詐稱內旨作弊云作弊之虛實不可知而初以諸剝摘奸

事承內旨而往則非詐也李漢亨官性衍人僧則令刑曹推鞫

監同啓本也○諫院啓曰謀國之事極有難者議論不一從古即然

是以古之帝王詢之于朝廷斷之于一心俾無後悔今以捕倭

獻俘於中朝之事論之則我國與日本世修和好而今若擒送

中原則與日本結釁生禍未必不由於此也况今此倭少無作

賊之事豈可送諸中朝乎此一不可也 皇明紀綱板蕩腹裏

之穢子尚不能禁則今雖獻俘恐無所益也此二不可也前者

望古多羅等入送之時斬之於邊境而詔諭於日本日本詳知

首末歸怨於我國則我國將何語以答乎此三不可也交隣以

信日本之待我國可謂厚矣我國漂流之民日本皆為殺還而

我國則漂流之倭非徒未嘗殺還邊將殺之而求賞本國獻之

而為功可乎今者我國之事極為寒心水旱相仍飢饉荐臻南

方千里鞠為茂草靜以養之尚恐有瓦解土崩之患况結釁與

國以促干戈之亂乎今日之事無益於中朝而有害於我國他

日禍生噬臍莫及臣等一死見非敢自以為是職在言地不敢不

啓者曰啓意當矣然朝議已定今難更改故不見

史臣曰諫院之啓大謬矣我國臣事 皇朝以至誠則倭人

之與上國邊氓交通作耗者具由奏聞我國之職也豈可謂

皇朝紀綱之板蕩而不之聞乎此說行則人臣之事上專以

強弱為去就而不顧大義之所係

已已以李愛弼為刑曹參判尹春年為司憲府大司憲特旨以

鄭彥慤為慶尚道觀察使彥慤 邪毒陰險奸狡機變人有所忤

比之毒螫可未之秋陰書女主當國如臣李苞擅權等語自

得於良才驛壁上變告又於其日直到李苞家辟左右陰謀備

起大翁盡殺名士之流竄者放黜鄭裕為司諫院大司諫

辛未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沈連源曰 上今始親政此事之

一初也固當始謹而始謹之道在於學問博學審問然後不惑

於他故矣今者復立兩宗羣情皆以為未便此聖治之蠲鍊也

復政之初如此等事革之然後物情欣快矣 慈殿所為雖不

可一朝改之宜置之度外只應故事而不為崇信蠱惑則 聖學

高明矣且周之文武積德百年而後興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傳

臣恐倭賊繼此不止也議于大臣以前日論功之人修于書契可也連源又曰倭入之欲偷竊於我國之心何時而可忘近無獲害邊氓之事者設鎮加德島之功也非欲加受歲遣船糧料而然也日本國銀子多產故上國之人交通往來販買而或因漂風來泊作賊於我國海邊若我國之人深入風濤之險窮追之則恐有大變故勿為窮追之教固當矣然一切勿追則邊將雖肯冒危追捕乎薄伐之言雖王者之度量然門庭之寇不可不禦也 上曰非令一切不捕但慮士卒疲弊深入窮追則恐反有害也當臨機處之矣○諫院啓曰 皇朝之待我國異於他邦者以有禮義也譯謂之輩嗜利無厭馮藉公買以濟已私無所不至遂致華人之賤惡拘囚禁制有同隸子國家之耻孰大於是幸賴 聖明洞照自去年 聖節使之行凡于貿易一切不為之意移咨禮部曾未逾年今因東宮彩色之物即令私質非但於事體苟且其端一開下人之籍此濫觴者不知其紀極則將何以防之且彩色所入之物產於我國者亦多有之不

必貿易於上國也請勿貿易答曰近來使不買唐物而今又私
買固不當矣訪曹磨鍊彩色之數而啓之故令貿易爾更考濟
用監遺在然後設落後因都監之啓乃停貿易

壬申傳于政院曰溫陽郡守李重慶善政可嘉其賜鄉表裏一
襲○辰時太白見於午地日微暈

癸酉 上受常參御朝講○日微暈

甲戌 上御晝夕講○憲府啓曰近來人心不古國法大毀薦
舉蔭子弟之法反為宰相循情市恩之物取才之時只問父兄
之安否非徒不識一字者得與其選至有代講者以之莅職疎
官為多若以公薦門蔭分為二途生員進士屬之於公薦而雖
宰相子弟若生員進士則並屬於公賤蔭才及保舉則屬之於
門蔭使不相混水為恒規則大有補於治道矣且前日取才者
隨其自願許其改試分通略粗而先後之其取才冊分送于兩
司使之糾正則乳臭子弟不得入仕矣請議于大臣而慶之答
曰如啓大臣議所啓當矣但已取才之人不必改試答曰如啓

八月乙亥朔辰時太白見於午地

丙子 上親傳文廟釋奠祭香祝日微暈

丁丑辰時太白見於午地日微暈色內黃外赤夜流星出墨壁

陳星下狀如瓶至南斗星下欲滅而還大狀如盆至坤方分為

二一色紅入坤方一色白入西方光照地

戊寅遣僉知中樞府事李澤賀冬至 上親行拜表禮○傳于

政院曰尚州牧使申潛特加一資以示予嘉獎之意慶尚道觀察使丁應

斗以中潛善政啓聞故有是命○潛為入嚴毅清簡且有才華

參已卯賢良科即薦為內翰以非罪被禍遷謫南荒幾二十餘

年元兇金安老之敗賜環復職士林相 ○日暈色內黃外白

庚辰 上親傳風雲雷雨祭香祝○京畿加平安山抱川兩寬

辛巳以對馬倭人別船接待給米與否議于大臣沈連源尚震

議前者特賜米豆三十石乃出於一時之恩數如欲致謝於例遣

船猶可為之而島主欲添新賜至於別遣船陳賀以試我國待

之之如何其漸不可不杜依該曹公事不許接待何如尹旣議

臣觀宗盛長書契之辭頗溢喜感之意雖不可謂之中情亦不

可謂實無其心也該曹之堅守約條不欲按待者實慮後弊然
國家既有特恩則彼之不待例遣而修謝心雖在利禮則宜然
臣意特許接待使彼益有所感似合於待夷之道 上從既議

○傳于政院曰吳氏節行可嘉別為褒獎事言于禮曹平安監司狀啓

中和居故李之中妻吳氏事夫無違事舅姑甚勤之中遭父喪以毀而後吳氏聞計以頭扣盤至於流血曰妾上失所天下無子女不死何為水漿不入口躬執朝夕食及三年服闋吳氏哭曰前所服者舅氏喪也為吾夫獨無服乎更服三年頭蓬不櫛朝一夕哭泣以節行卓異曾已旌表門閭一家之內夫孝婦烈所當褒獎云 ○京畿驪州兩電損禾

壬午以尹仁恕為承政院同副承旨許伯琦為掌隸院判決事

伯琦曩有已卯年間以士類自許自趙光相後遽變其心曰楚汚下及乙巳禍起階附尹元衡奴顏婢膝恬不知恥其為邑宰貪縱無忌又盡勸官物於元衡之二品之家以要其喜悅故其行極矣金麟厚為弘文館校理麟厚為入曠達清虛休然君子人

癸未 上御朝夕講○辰時太白見於午地

甲申 上行望闕禮聖節也 ○進獻使李鐸還自京師 上幸慕

華館迎勅○憲府啓曰習水戰觀秋稼雖有國者之所不可廢

然一人之行萬人所從秋稼尚未黃熟祇徒有踏損之弊其於
觀省亦非其時請退行先是有水戰後觀答曰近者久廢親閱
水戰故欲為之矣民田踏處令軍士嚴禁可也再啓依允○已
時太白見於未地夜流星出北斗星下入艮方天際狀如瓶尾
長四五尺許色白

乙酉遣大司成金澍如京師謝恩 上親行拜表禮○憲府啓

曰王者之於民凡所以厚生之道無所不用其極故山林川澤
與民共之其為惠博矣 祖宗朝諸處漁箭給民蒙利至於私
占柴場亦皆有禁可謂厚生之得其道矣今者公主王子諸家
或稱田結之價或稱陳地之價或稱納穀之價並海漁箭盡為
立案至於茫茫滄海亦皆私占若有漁船來自海中則托以延
魚於吾立案之地坐待到泊多率徒衆恐嚇奪取自五六年以
來漁商不行魚鹽極貴城中之人食不得魚至於文官漁箭亦
為所奪故官中所用魚物分徵於民戶民亦不能支流離相繼
生民之害不可勝言請各處漁箭及海水立案者並令該曹還

收以業貧民其田結及陳地之價亦令商確處置仍為作弊者
其奴子全家徙邊其小小川渠及巖石等處受立案者亦依私
占柴場律治罪珍島郡守趙述喜功輕敵多殺官軍取笑於倭
奴衝損國威已為駭愕性且貪黷因濟州倭變托稱貿易軍裝
聚斂於民間入己者過半聞之者莫不唾鄙請罷其職答曰並
如啓○日暈色內黃外白

丙戌巽方坤方雷動

丁亥 上御夜對

戊子 上御晝夕講 ○諫院啓曰黃海一道乃使命往來之路
人民之供頓者十倍他道其利用厚生之道在所當急黃州安
岳鳳山載寧壤接海門地又斥鹵沮洳難以耕穫唯蘆葦茂盛
故居民名之曰蘆田為笠為簞以資生業得免流離其來已久
頃年以年權勢之家托為陳地而立案以其所出之葦反賣於
居民多得厚利而居民坐失其業或至流散甚為矜惻令戶曹
牧其立案使失業之民公共其利答曰其立案虛實問于戶曹

收取○巳時太白見於未地

己丑禮曹啓曰國朝實錄續集撰集則當考 中宗朝實錄此甚重難且將設局如此省費之時設局為難何以為之傳曰今非設局之時該司觀勢取稟

庚寅夜月暈色黃白

辛卯以丁應斗為兵曹參判許曄為司憲府掌令閔應瑞為咸鏡北道兵馬節度使

壬辰 上幸慕華館閱武○日微暈夜月暈色內赤外白

癸巳憲府啓曰仲朔之宴所以報功雖不可廢然今年旱荒風水之災近古所無此正上下遑遑之時設宴張樂君臣同歡極為未便請停之以待稍稔之歲否曰仲朔宴欲以小禮為之不須改也後大臣啓之後見○乾方雷動

甲午 上御夕講夜對

丙申傳于政院曰頃者諸君家魚箭立案之事因臺諫所啓令該曹收取之時不分明言之除私立案外 先王朝賜給慶則

不可還收○日微暈夜月微暈

丁酉諫院啓曰信者人君之大寶人君之言不出則已既出則不可改也諸宮執家憑籍賜牌與立案而壟斷魚箭專利病民此憲府之所以陳列也 天鑑孔昭一啓快從積累痼弊一朝盡祛而昨日傳教曰 先王朝賜牌魚箭則不可還收其為賜牌者或因其一時上言而折給者也一命收取書諸史策萬姓咸聞之後則固不可改也請勿改允俞之音并令收取答曰不允後累啓不允

戊戌夜月暈

己亥饋功臣于闕庭○日微暈

庚子

上御明政殿親試儒生取朴淳等四人

二十四日親試製述入格者講

○乾方坤方雷動

辛丑憲府啓曰慶尚道凶荒近古所無百萬生靈之命不可不活前者既以可食之米買布還為買穀而賑之矣但其布數不敷故穀數亦不多道內奴婢身貢及諸色所納之布多在云請

令戶曹商確加數買穀以活民命答曰如啓○以朴淳為成均館典籍鄭惕為弘文館副修撰

壬寅傳于政院曰清道郡守許世麟盡心救荒云賞加可也

世麟

武人也自奉儉約善於賑救故敬差官杖啓

○憲府啓曰江陵本是地廣人稀事務

不多加以連年飢饉凋弊莫甚府使判官兩衙支供弊甚不貲請依原州例限其蘇復革罷判官答曰啓意至當然此乃關於沿革當議于大臣而處之大臣之議皆以為姑罷無妨從之

○南方雷動巳時太白見於午地

癸卯憲府啓曰珍島渺在海中山多地少土且瘠薄民甚艱食邑人之所賴以資者只有智歷山一面而往在乙未年間點馬朴敏齋以其地為牧場之內而悉令陳之所居之民流離失所一邑凋弊實由於此矣今者本邑三十餘人呈訴于本府曰陳之地皆是元田二去丙寅年始設牧場而翌年丁卯承傳內私有築場春則耕食冬則罷場勿撤民居云所訴之言雖不可信然辨之不難請令戶曹及本道監司細考田案果若元田則

使之依舊耕食答曰如啓○諫院啓曰慶尚道飢荒前古所無
有能救活特異者固當優其褒賞有所勸勵也清道郡守許世
麟別無特異之事但能自奉儉約趁時分給倉穀而已此乃字
民之官職分內事也欲示勸勵之方豈無賞典之相當於其功
者乎世麟踐歷甚滋為郡守之時猶以為驟陞今屠給加則以
散階資窮將為堂上堂上之加不可輕施請還收成命法立而
不行不若不立之為愈昏喪奢侈之禁申明立法不一而是頒
行事目曾未數載玩法滋甚婚姻之家務極華侈納采用玄纁
法也而貴富之家皆用紗羅綾段其數少不下十匹謂舅姑酒
果之數亦有其法而負戴盈路其弊終至於嫁不及時婚禮遂
廢親喪固所自盡也其為送死者雖有自致然亦稱家之有無可
也至於返魂之日排果之高或至於五六尺此則何與於死者
皆是為人觀視之美而富者倡之貧者企之終至文勝而哀不
足傷風害禮莫此為甚請令法司另加糾察答曰婚姻華侈糾
察事如啓許世麟特儉約趁時活民宜褒獎以勸後人不允

後再啓後允○上御晝講夜對○傳于政院曰江陵府使金擴

恤民除弊賞加可也江原監司啓本江陵品官七十餘人百姓

除害出於至誠大小弊事一切蠲除刑罰罕用當凶荒之時賑救之方安集之策無所不用其極云

史臣曰金擴前以庶謹與選特賜表裏莅府四年之間除

弊祛瘼民蒙實惠果如等狀之辭矣

九月甲辰朔

乙巳傳于政院曰今見清洪道留獄決獄啓本則死囚甚多特

為下書于觀察使諭以守令若捕獲盜賊報請窮詰勿遽循其

所報當審覈事狀所犯的實然後始加刑訊須極慎恤俾無橫

罹之冤○日微暈

丙午 上幸望遠亭觀武才遂試新造輪船傳于沈連源尹澆

曰欲令宗宰賦詩宜以時景為題即以駐蹕望遠亭七言律題

啓之禮曹判書鄭士龍等六人入格賞賜有差日晚觀稼于西郊

酉時還宮○夜流星出紫微西垣入乾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二三

尺許色赤

丁未傳于政院曰今者飢饉荐至百姓不能蘇復宜以毋得干諱
列邑事廣諭朝廷

戊申 上御宣政殿講試專經文臣○憲府啓曰臣之事君當不

避夷險不可少有窺避之心也前咸鏡北道兵使李思曾曾為慶

州府尹厭其殘弊不欲赴任恐臺諫有言使其族親懇說欲往之

意於臺諫以掩其厭憚之迹而竟不赴任其為計可謂巧矣今者

又厭北道之疲弊托稱衰老而徑適古人有年八九十而為將者

未聞以髮白而為敵人所侮也思曾當盡其才智以為鎮撫之

策而不可以此徑適也請仍其任且今年凶歉近古所無而

災變連仍此正上下危懼遑遑之時固不可設宴而懼樂也耆英

會及經筵官賜宴請依大臣所啓勿行答曰皆如啓○以朴淳

為工曹佐郎淳故全州府尹祐之子也其叔父祥剛方忠正文

山於天性與其兄概廬墓三年曲盡喪禮學補文詞輩所

推久屈場屋士論惜之上御明政殿親詩粉袍淳遂擢狀元人

望甚 ○日微暈

己酉 上御晝夕講夜對 ○日微暈乾方雷動

辛亥諫院啓曰大典立後條嫡妾俱無子乃立同宗支子為後者蓋以妾子之名分雖卑而其為血脉則與嫡無異也若為其父者於其生時嫌其宗祀之歸於卑下乃取嫡屬當次者為後則猶之可也其父死後使其婦女以定其一家之政則憎疾家翁之妾子婦人之常情也孰肯以妾子為之後乎事至於此固當守大典之法可也况復為其繼後子者恐其養父妾子之不利於己乃欲搆捏其罪而為陷害之計則其事不亦慘乎故會正南調元無子女有妾子二人調元死後其妻尹氏捨其妾子乃取調元四寸弼元之子定國為後尹氏身死三年喪畢調元妾子南獬等欲分得其父財產定國發怒摺南獬罪狀而呈憲府憲府囚繫南獬將欲治罪之際尹春年為大司憲知其冤憫而以前官已定公事故不能專釋只刑一次而放之况前大司憲金澍妻母與調元之妻尹氏同生兄弟也雖非法當相避而亦當引嫌乃囚南獬至為非矣金澍回還時赴京後請推若其立後事議于大臣以立一定之法何如答曰大抵今也公

道板蕩私情大勝法司伸理之地而尚如此其寃孰甚當如所
啓大臣議啓曰無子者立後自有法條固不可違若其父因不
獲已之勢請捨孽子而取同宗支子為後者得蒙恩許則猶可
為也其父死後婦人以私意自為取捨者自今以後一切不許
為當尹氏既以定國為後而身死此乃已往之事似難更改若
定國於其父母為獨子而無他奉祀者則自當歸宗傳于政院
曰見大臣之議一法立一弊生勿設新條遵行 祖宗大典

兄定邦無子而死定國不當為他人之後貪調元財幸教誘兄
娶取堂兄之子為定邦之後自求為後於尹氏及與南獬兄弟
等爭訟多納田氏於尹元衡金衛故
大臣等牽制於元衡其所議如此

壬子大司憲尹春年啓曰臣平生非徒不知南定國南獬之面
并與其名其事而亦不知之也去七月三十日臣仕進則刑房吏
持南獬作文問之臣見作文則南獬爭嫡之事也臣意以為嫡
母既取南定國以為之子而南獬爭之若以大典嫡妻俱無子
然後為繼後之法論之尹氏以南定國為後果為違法矣然近來
權鈞尹仁鏡鄭百朋皆有妾子特蒙 上恩而別為繼後矣况

大典立後條註曰父歿則毋告官以此論之尹氏之呈上言似不違於毋告官之法矣而况非尹氏之自擅乃出於上恩上恩所存亦是一法自上以為違法而不許則可也自上既許之則一家之分定矣當嫡母既死之後又為之爭是蔑上恩而亂其分也開此爭奪之者極為未便况南定國之啓下繼後立案南獬以為偽造其用心極為兇悖故臣欲懲一勵百使刑房吏刑推則其吏曰前大司憲時只以移關決杖已完定矣云臣與同僚更議使之刑訊一次而即放之矣重治南獬之失不在於金澍而實在於臣也今被諫院之論失職甚矣請遞臣職執義柳渾掌令沈守慶持平高景虛李億祥啓曰南獬事金澍為大司憲時與臣等同議以為妾子抗嫡罪當移關治之而已尹春年為大司憲後更議以為事係爭嫡刑訊而放之今者諫院以南獬為無罪云聽理之失亦在臣等請遞臣職者尹春年曰諫院以金澍所當避嫌而不避據理而啓之故自上以為法司伸寬之地而何至若是云矣林卿所失勿辭荅柳渾等曰諫

院以金澍不避嫌為非非執義以下所失勿辭

癸丑 上御宣政殿講試文臣漢語吏文○以李龜壽為藝文

館侍教金瓊為校書館副正字金瓊行仁宗兩大王

甲寅 上受朝參御書講○憲府啓曰臣等謹案大典奉祀立

後兩條之意所謂奉祀者即奉曾祖祖父三代之祀也所謂立

後者只立一已之後也是以奉祀之條曰若嫡長子無後則眾

子衆子無後則妾子奉祀註曰嫡長子只有妾子願以弟之子

為後者聽欲自與妾子別為一支則亦聽以此言之嫡長子雖

有妾子取弟子而為後以奉先祖之祀則大宗之不可歸於妾

子也明矣若無弟子而先祖之祀不可違法而付之於妾子則

當取四寸之子而為後四寸之子雖非同宗於吾父亦同宗於

吾祖矣既無吾父同宗之人則不可不取吾祖同宗之人而為

後也亦明矣此乃奉祀條之本意也立後之條曰嫡妾俱無子

者告官立同宗支子為後此乃只立一已之後也而近來士大

夫之間不知法條各以所見交相是非故後續錄撰集時於立

後條合而言之曰凡嫡長子無後者以同宗近屬立後欲以身
別為一宗則雖踈屬聽所謂同宗者即奉祀也所謂一宗者即
立後也其發明大典奉祀立後之本意可謂詳矣而今人以續
錄只舉立後不舉奉祀故反致疑於其間矣今即同宗立後之
法而論之若無弟子則必取四寸之子而為後為同宗於祖也
明矣况經濟六典者即 祖宗之法而大典之所自出者也禮
典曰同宗之子用三四寸為後無三四寸則用五六寸七八寸
云其法尤為明白矣今者南調元奉其祖觀察使南倫之祀而
只有妾子不可奉南倫之祀其弟應元燮元皆無子故去乙未
年調元之母李氏呈上言以調元四寸弟崇元之子夢得為後
要得身死調元之妻尹氏上言李氏已死故更以調元四寸弟
弼元之子定國為後以奉南倫之祀正合大典奉祀之法非尹
氏憎疾妾子而任意為之也况調元乃開國功臣南在之嫡長
也調元既無後則南在之祀絕矣非獨尹氏求立其後國家亦
當立調元之後以奉南在之祀也調元既無後其弟又無後調

元之四寸致元崇元只有一子後元無後惟弼元有二子其次子即定國也南在嫡長南倫之奉祀尹氏不得不以定國為後而繼之也頃者定國呈狀于本府曰南獬以我之繼後立案為偽造而黜送設計云臣等取禮曹謄錄及南獬上言而見之則謄錄內去戊申年尹氏上言歷舉愛得曾為繼後身死之事願以定國為後奉祀特蒙 天恩而南獬上言內以定國繼後立案為偽造以判下從願為可疑然則獬之凶悖極矣大典司憲府註曰正風俗伸冤抑故凡父子嫡妾之事本府皆許聽理其來已久定國之狀以爭嫡事呈之故本府不得不接狀只以南獬指上言繼後立案為偽造之罪而刑推此非田民相訟元隻之類也嫡妾之分不可不嚴而至於以 上命為可疑則其罪尤不可不治矣南獬事外間之人不知治罪之由且以金澍之不避嫌為未便諫院聞其言而啓之此出於無情也不可輕遞以致騷擾大司諫鄭裕以下請出仕

諫院以諷諭金澍避嫌

答曰皆如啓

乙卯 上御春堂臺以律賦試文臣以貫革試武臣賞賜有差

丙辰 上又御春堂臺以貫革試未出身武人傳于三公曰文武
並用長久之道今此未出身武士亦設科以取何如三公啓曰
然則取之當如明政殿文科之數而雖小於此數無妨且武士
當取其解文義者而用之抽書以講能講者擢之何如答曰如
啓取李公佐等五人 上命著公服簪花使優人陳戲於前

為自內亦觀之頗懷未安之意竟無諫者 ○三公啓曰 先王陵寢欲親展拜誠孝

莫大但大旱之餘禾穀不實京畿失農處亦多民方救死不暇
如此之時百事宜停待豐稔以舉未晚也答曰即位已久尚未
能一得親奠心甚未寧深欲往拜三公又啓曰時方飢饉宜停
行答曰盡除有弊之事決欲往拜○傳于政院曰今當拜 宣
陵而畿內凶荒務要除弊陪祭百官及扈駕人宜各自持飯津
船亦不可多聚只令通涉

丁巳景福宮大內火 太祖即位三年所創康寧思政二殿及欽
敬閣皆燒盡自 祖宗朝所傳珍寶書籍

與大王大妃誥命服飾等物亦盡為灰燼時三殿移御昌德宮
故宮人聞變奔走往覓財物一無所得唯書冊數厨出棄於慶
會樓池中小船而已先是有流星自東
向西光照京師有火聲未幾有此災 傳于政院曰大內盡燒

致驚 祖宗在天之靈予心罔極 文昭延恩兩殿行慰安祭

事言于禮曹○領議政沈連淳左議政尚震右議政尹溉啓曰

火災雖由人不謹實天示戒宜避殿減膳罪已求言臣等在相

位不能盡職使天災至於此極豈敢安然尸素若遞臣等之職

則畏天之意著矣答曰正闕火災至於此極罔知所措是豈大

臣失職所召勿辭避殿減膳求言事如啓○禮曹啓曰春秋時

宋衛陳鄭災子產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在小

民廬舍猶且云然况此宮殿失火災變莫大請停朝市三日避

殿減膳以示過災警懼之意且 文昭延恩兩殿慰安之祭當

遣秩高宗室 宗廟可差重臣傳曰如啓○傳于政院曰火災

來報時時子殿宇已為盡燒云火非一刻所起而不即奔告景福

宮衛將部將下義禁府鞫之○上避正殿減膳停朝市三日求

言于中外教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變不虛生人火災乃曰天

火災應必有徵深閔禍敗之釁痛切罪責之由曰予小子嗣守

丕構恒懼肯堂之不克每懷前緒之罔墮期盡政和而致祥反

遭天譴而示異乃於今月十三日景福宮災寢殿便殿灰燼靡遺食
斯會斯羨墻曷依居處笑語之何呀遺衣手澤之俱虛警深齋
火禍慘宋災於戲 祖宗積德以開基 列聖克勤以光宅二
百年于茲一二日於斯由我涼德舉為焚蕩情亟三日之哭悔
追九歲之政徵多察之在上思衆咎之在已誠懇六責告爾四
方其出治無源心未正歟導率無方身未修歟苞苴盛行賄賂
章歟銓衡未精公道息歟紀綱未立法不舉歟諫諍不納言路
妨歟黎蒸愁歎下情鬱歟字收無良上澤涸歟獄岸多枉冤未
伸歟殺越貨人寇未止歟籍軍不時民心搖歟土木舉羸軍卒
苦歟有一於此尚足名災極百其思未得其由苟不改紀其政
何能轉災為福災必有應稽諸史而昭昭天豈無知及予心而
惕惕高皇之廟門才燒漢業中微崇賢之殿宇既燹晉室階亂
言念及此隕越于心將恐不測之禍伏於朝夕庶幾應災之道
望切臣民大厦之傾非一木之可支羣情之鬱豈一人之能察
避殿貶食徒為外具求言廣聞實出中誠歷觀往昔之迹儻有

仁愛之天或因多難而興邦或恃無難而喪邦其興其喪乃敬
乃息厥機若茲其命靡常胡不博採以盡小心咨爾大小臣工
暨厥草野韋布毋避料鬚之嫌咸進逆耳之言言雖不中亦不
加罪如得弭災之善策豈但屈已而拜昌尚賴匡救於不見擬
為藥石庶無禍敗于後日庸保 宗社惟爾政府體予至懷曉
諭中外○夜月暈色黃

戊午領議政沈連源左議政尚震右議政尹漑左贊成尹元
衡右贊成申光漢吏曹判書安珰左叅贊任權禮曹判書鄭
士龍工曹判書李名珪兵曹判書李浚慶戶曹判書趙士秀
右叅贊申瑛刑曹判書李寅漢城府判尹沈光彥詣賓廳問
安請對親啓 上御宣政殿廉下見之連源曰 祖宗宮闕

一夜焚蕩殆盡寧有如是慘惓之事乎雖曰由人之不謹而實
天之示戒者深矣自 上宜益加謹畏今者民窮財竭重創至
難 上曰今年衆災連綿百姓飢饉以救活民生晝夜憂念而
不意 祖宗朝百餘年正闕焚蕩於一夜由予否德至於此極

周知彼措尚震曰今者雖民窮財竭而肯構肯堂亦不可不為以
綿布償役又買其材而付之有司則當自然就成國初草創之
時猶且營建今豈不可措置乎勿以此為過念尹漑曰失火之
由臣初未詳知及聞內官之言疑自康寧殿修理處不謹薪埃
之燎而致然此非有情之事也上穹無言善惡之應必因人事
而示戒然則人事之失亦天之所為也有司之請罪雖當而專
咎其人亦非所宜大內修理之舉未知其出於上意乎其因
左右之啓而為之乎臣為東宮造成都監提調嘗聞朴漢宗內官
之密然領修理之處又有新創之室 祖宗殿宇修葺破毀可
矣有所增益則雖功役不重未穩於理臣恐災實由此也 太
祖開國後四五年間定都於此康寧思政勤政三殿及正門其
幸告成即進御燕羣臣於勤政之庭前朝之末生民塗炭而工
役之易如彼未知何以致之也今則民窮財盡將興大役衆皆
憂之然營為建築豈有古今之異雖不能容易為之亦可自然
就工也自 上勿以未得速成為慮當更加敬畏冀回天心而

又思將有大役若涉於妄費勞民之事無小無大一切勿為則
幸甚元衡曰人君之事天與常人之事父母不異為人子者被
譴於父母則宜深自悔責務以和悅父母之心為心人君遇天
變則亦當警懼以感回天心為心矣近來自上舉動頗似煩
數如殿講庭試觀射雖是獎勸鼓舞之舉凶年飢饉當以救民
為急如此等事非所汲汲况舉動之時畿邑例有封進之物其
價倍常此亦所當斟酌也頃者取人賀禮百官序班之時天乃
大雨霑服失容凡人君所為天必知之日月照臨不可以為高遠
而莫我知也科舉重事而上之所為似乎苟簡無乃天心默
非之降之雨以示警乎今之災變又如此自上傷念容有紀
極然上有兩殿宜啓以慰解之意而不可過為之慮也古人
云無災菽國之福若能恒存謹畏之心無小間斷則自然轉災
為祥矣任權曰火災之慘見聞者皆痛自上豈不警懼昨日
宜即迎見大臣訪問闕失而今日請對之後乃始蒙允此恐未
盡敬懼之道也火災雖慘其應尤慘恐危亡立至不勝憫慮齊

後立東昏侯梁武帝之時皆有此災其鑑豈不懼哉苟因災變
察諸行事以改其失則可以合天心之仁愛而慰 祖宗之靈
矣近來數改 祖宗之舊章而宰相臺諫皆默不言以致事多
舛誤今此火災非特自 上有所闕失在朝臣工皆得罪於
祖宗在天之靈也奉佛之事雖曰出於 慈殿而自 上則不
之崇信然朝夕宮牆之側梵唄之音遠聞于外若 先王後宮
之所為則尤為不當此宜見怒於 祖宗之靈也浚慶曰自春
災變連綿秋又 太白經天自古 太白經天其應必速而今之火
災至為慘酷竊聞衆議以為 先王宮闕不可不復今者民窮
財竭若大興土木則愁怨將興盜賊蜂起如此則危亡之禍夫
豈遠哉臣意今年間勢不可還創設令還創可因舊基不可
增益也且臣竊聞之自 上嘗欲增制不顯之閣 祖宗百餘
年講論治道之處不可有所增益而自 上有所此一念臣恐一
念雖微足以召災也連源又曰火災非止正殿也欽敬閣乃
世宗聖智所創

日具神妙莫測

是四時之變而灰滅無餘慟莫甚焉然近者

校正官負及匠人皆在臣與尚震議之欲依樣更創但神妙處
恐多失真至為憂慮 上曰左右所告皆是嘉言愛君忠誠極
矣天人一理顯微無間由予否德降戾斯酷 先王法官不得
不復而凶荒如此土木大役何以能舉憂慮固極然宜量力為
之但天使出來則康寧思政兩殿在否先創償役買材使無民
弊可也且事有先後其停東宮之役欽敬閣之建出於 世宗
聖智而至於如是尤極傷痛當依前制隨便營建任權又曰今
遭大變若如佛家修齋誦經而已則其何以答天譴乎當一心
敬懼節用愛民然後可以應之昔文王經始靈臺庶民子來天
使若來則法官不可不復愚下之民見佛宇之創造猶致其力
况於法官之役大小臣民孰不有一分之助尹澆又曰任權之
言是也 成宗朝王敞董越之來接待于仁政殿殿在昌德宮豈可
以天使之來而遽興大興哉且古人云宮中府中俱為一體近
來大內修理處內官即朴漢宗提領而臣等不知也內官以謂成命
已下而先自撤毀然後臣始知之雖宮中之事外臣豈可不知

或下政院或命該曹則於事體得矣而使宦寺主之是豈合於理乎大抵婦寺之類不知大義唯務逢迎不可以小小勉力者而許其忠也 上曰先王法官不可不復朝廷上下一心商量無弊以復其故寔予望也不顯閣事非欲增益也閣中有柱甚為窄狹此夜對官所嘗知也 先王朝已欲改之故東宮事畢後果擬稍益前規

史臣曰國命為尹元衡所執殲滅士類塗炭生靈天變動於上地變作於下至於宮闕之災皆此人所致當此面對之日無一人抗節請劍以誅其姦惟任權之言稍有勁氣如尚震輦以大臣不進規戒之言反為容悅之辭不亦甚乎

○日有珣色黃白

己未傳于政院曰昨日面對大臣聞其所啓蒼皇未能盡答也大抵予之未即迎訪者忽遭大變固知所措豈易詳度乎近來舉動數者如殿講廷試所以獎勸人材不可廢也習陳觀射則武備解弛徒為姑息故使之慣於平時而勇於臨亂也賞格事

匪今伊如亦據古例而行之也稀御經筵予亦自知然國家事
多端有所不遑也景福修理之舉果為耿耿于心但以三殿同
御一宮多有污毀處故不得已命使修理夫豈信用婦寺之言
哉此意政院知之○舍人以三公意啓曰國有大災上下遑遑
在朝食祿之人所宜奔走盡力之時也十三日景福宮失火後
餘燼尚在十四日令百司領軍齊到汎掃而宗親忠勳敦寧儀
賓四府無緣不來更使督之則宗親儀賓日晚乃至忠勳敦寧
終不即工隨其輕重請并推考答曰如啓

庚申藥房提調

尹旣安玆南宮忱

問安且啓曰伏聞胘候醫官所言心

脉似數云必是遇災驚動留滯於心故也火災已矣誠恐上

懷過傷羣情極為悶鬱故宮創復不難自上但當不弛敬畏

之心而不可以滯煩傷之念也答曰思彼慘災豈能安心然不

至以此生病特以觸冒時候頭痛氣倦故使之胘候也正闕不

可以墟營構之時思政康寧二殿所當首役○諫院啓曰火災

之變雖出於天之示戒焰焰之作不由於回祿畢方之所為則

不能慎火而致慘酷之變者必由人事有失也今茲之變何其厲矣以階其變者實宦豎朴漢宗之所為也漢宗之為人邪佞詐譎舞智術能招權作威賈制搢紳朝野之憤鬱久矣今者監董東宮造成蕪掌內閣修理增廣舊制建立古無之宇為要功恃寵之資歷觀古昔宦寺作孽從君於荒以至峻宇雕墻者未必非此等所為也則聖明在上雖不足虞然陰邪之路不可不防閤况今詳聞出火之由則修造温煖而漢宗強令下人燃薪太過下人疑其房內有火氣欲開鑰見之則漢宗不聽出去以致火起此雖非有心之事罪之關於重大者則豈可以有

心無心而分揀之乎獄事

時下漢宗于禁府

尚未究竟而命以不能檢

舉照律物情憤鬱竟止於只坐吏典之律失刑莫甚於此請命削奪官爵答曰大抵今之物情不論朝士宦官而盡力國事之人則必欲害之而後已前者內需司解由之法自子所建其時乃以為漢宗招權所為至於上疏陳劄今此大內修理又非漢宗之心也皆予處分漢宗但奉向行之耳予雖不明豈全不

辨是非見陷於漢宗之術中乎改埃烘火非鎖戶可為之事臺
諫必有所聞當摘出請啓鑰之人與漢宗面質可也不允○憲府
啓曰大內之火自開國以來未有之變也自 上當重治修理
次知之官而朴漢宗只以不能檢舉科罪物情極為駭愕此非
尋常之事不可以尋常之律治之請削奪官爵答曰朴漢宗則
都領修理事耳各處監役內官宜詳察若有烟氣則登時塞埃
可也留宮內官亦當謹其巡審而慢忽退宿致有此變漢宗則
再三勅戒下人乃始出宮故減律罪之矣不允

辛酉兩司啓曰火出宮禁延燒殿宇列聖居處笑語之所一夜
殆盡一國臣民孰不隕淚欲得致此之人以定其罪臣子之心
所不得自己者也火之始燃非天所降非地所出則其所以致
之而當受其罪者必有其人矣下獄推鞠竟不得其人則可謂
國有紀綱乎不得不重罪都檢舉之人一以示重大其事之意
一以使之摘數出火之人而自明一以正總治無狀之罪於法
不得不爾故臣等將中外公論以啓漢宗不得辭其罪責之意

而 上教以為漢宗盡心國事而為人所欲害使面質發言之
人又以劫賫搢紳之語皆歸不實之地臣等雖無狀豈信往來
行言而使盡心國事者在彼構陷以負 聖明乎今茲之變既
為非常而竟不得出火之人則欲重治都檢舉之人以正國法
非有他意也伏覩 上教有不信臺諫之言庇護漢宗之意臣
等不勝悶鬱且漢宗之拾權作威劫賫搢紳之事只舉一隅可
反三隅求請材木於德源府使及其見捉於御史被推於憲府
也乃遣司謂官禁傳語之官於其時大司憲申瑛曰其被捉件記無印
信無官署如此之類曾有勿論之時乞須分揀云大司憲一國
紀綱之長官而無所忌憚公然使人請囑乃欲惟其言之是從
則其他使其氣焰於搢紳舉此可推矣請勿留難削奪官爵
史臣曰自古人主寵任宦寺惟言是從不知權柄之下移至
於廢立人主亡其國家龜鑒昭昭可以懲戒而猶不之畏憚
宜不痛心漢宗之驕橫逞惡無所不至 上以漢宗有乙巳
之功寵任無異大臣漢宗尤肆驕恣之心大司憲總朝廷綱

紀之任雖公卿搢紳之間尚有敬憚不敢言者漢宗以闈寺
之微者公然請囑略不畏戰申瑛名雖宰相風節掃如日以
謀身富家為事雖聽漢宗之言不即舉劾將焉用彼憲長哉
漢宗之發言而不忘者亦知瑛之為人而發也不擇人而置
諸臺官之長綱紀何由而立乎宦寺驕肆之患自
來未有甚於今日朝廷之無紀綱亦未有甚於今日如是而
國不亡者臣未之見也

自古以來國家興亡皆由於士習之貪廉以前朝之事言之亦
可知矣 祖宗朝深懲前日之患欲防後日之禍凡所施為莫
不於此焉是急 世宗或遣內官于宰相家察其豐約或摘姦于
四大門吳獲徵索書簡則治罪焉然則 祖宗之遠慮可謂極
矣百餘年間貪風少戢士知廉恥民得安業自數十年以來貪
風復熾日以益甚除官拜爵皆有其價自李芑專權之後恃功
驕恣貪黷為事內納除官之賂外管防納之利無有紀極一國
之人莫不痛憤得保首領可謂幸矣陳復昌外藉正直之言內

濟貪濁之慾列郡應求無異上供少有不愜必行陰害釀成貪
習士大夫貪濁之輩爭相慕效莫之知愧今特舉其已甚者而
論之前府使韓智源本以兇悖之人濟以貪黷之心欲奪隣人
之家其主不許為持平時誣以奸工曹判書李名珪之妾杖殺
之又欲奪隣人之家基而不給聞禮書判書鄭士龍為其切親
恐動士龍亦奪之除拜命使萬戶公然受賂恣制各司吏胥凡
有所求莫不影從徵索列郡守令邊將船輸馱載猶恐居後少
不如意駭擊隨之金世澣為全羅水使時被殺即其一也數年
即造三家縱恣無忌多占姬妾雖已嫁夫者聞其容貌之美家
產之富則亦奪之奪秀城守儉之妾亦其一也掌令許暉性本昏
暗不辨是非徃情直行惟意所欲欲造其家於黃海道萬戶平
生不知者於其家責輸材木其萬戶恐不能辦訴悶於有一宰
相之家簡儀臺使令私役于家為舍人時招禮賓寺下人之為
北平館庫直者使貿毛物不稱其意輒為囚禁其他徵索列郡
貪黷之事不可勝言

李戡以許暉為吏曹佐郎時不薦已悔之適暉之宗家失火改營因摘其疑似之迹

以搖擘大司憲手春年信其言而將彈之有人謂春年曰擘之
所管者宗家也因疑似之遂而論之則如韓智源沈銍置之於
則何處春年曰韓沈固有罪擘負士林之名不宜爾也其人曰然
竟論擘附以智源而銍則不論則只治有名者而不齒於人者縱其所為耶春年不能答其後
所為若此其何以厭人之心也近來朝廷方嚴討賊被罪乙巳之

結未暇戢貪之計故貪濁之輩例以為常比之於人則逆賊猶

毒腫也決而潰之則可生貪風猶元氣之傷也日漸羸弱將不

可救今若欲痛革貪風則不可不隨其現著者而痛治之請韓

智源削奪官爵門外黜送許擘罷職徵一勵百大內之火既非

尋常之災今者連年飢饉民盡流離加以士大夫徵索無藝

邦本已搖將不能支今若更用民力以之造成則生民之弊不

可勝言昨日三公六卿所議修理之節目可謂盡矣然臣等所

見亦不可不陳司瞻寺所儲綿布之數雖多豈無有名無實之

弊乎各司選上三朔所給代布之數以根隨人納布至於四百四

十餘同自今冬至明年并計之則一千七百六十餘同若減半

則八百餘同也朋友有喪則賻之親戚有窮則救之况國有大

災而民力不可用則豈可不減其半而助之乎此本是國家之

物非奪臣子之物也其於臣子之情亦有所不能自己者也况

步兵皂隸亦不可不依選上例而減半也且舟車之利國家當

主之而議政府占為私物已為未便况國有大事亦不得役尤

為未便請選上則刑曹皂隸步兵則兵曹商確施行舟車則屬

之於工曹漢城府答曰朴漢宗削職過重只罷韓智源許曄事

如啓智源如李苞尹元衡屢起大獄傷害士林入皆側目如

林之憤姑以貪婪劫去之但門外黜送非 祖宗朝法故不先選上事今年

自春遇災已減朝官祿俸而天又降大戾殿宇焚蕩安有如此

慚懼之事乎貧寒朝官則猶望其選上而又使減之尤為未安

當議于大臣而慶之舟車事如啓領議政沈連源議殿宇焚蕩

今當修繕為費甚鉅國儲不敷恐不能措辦大小朝官分兒選

上減半以補其用在所當然但秩卑者祿俸本薄根隨亦不可

闕自三品以上令減其半為當但大典所載各司根隨奴多寡

不同令該曹參酌裁減步兵分定之司不多然亦依選上例施

行皂隸則大典以儀章數分定更不可減從之○憲府啓曰著

笠時耳掩

披

堂下官及士族則用鼠皮倭山獺皮諸學官真

學

律學之類

諸色軍士庶孽吏胥則用赤狐皮鄉山獺皮工商賤隸則

用山羊皮狗皮猫皮地獺皮狸皮兔皮等賤女人毛冠遮首亦
依商工賤隸之例本府及平署市當檢舉而平市署不能檢舉
則罷職外則設馬行移監司守令不能檢舉則推考治罪荅曰
如啓○夜月暈色白

壬戌憲府啓曰原州牧使李純亨本以刻薄之性加之以貪汚
之心前為兵曹叅知時多有鄙陋之事又為慶州府尹多率官
人來往於川役為造家官人久留至賣衣服而食之且載來之
物少有虧欠則一微納本州之民莫不怨苦今若又授臨民
之官則民之受害必多矣泥生之地本非高曾之物得之為空
得失之為非失而士大夫不顧廉恥爭訟不絕士習至此極為寒
心護軍金疊身在堂上之列每為泥地之訟物論唾鄙久矣
不可不懲一勵百請並罷職荅曰皆如啓○傳于政院曰觀金
麟厚箋辭至為懇切然誰無宿疾事君大義亦不可恕調理上

來事下書可也

麟厚長城人有學行文章冲遠為訥齋朴有慕

入侍經惟以便養乞縣遭二聖中宗仁壽上賓服方喪遂棄

官歸其後連失怙恃良禮備至况淹疾病八九年人皆惜之今

授弘文館校理下書徵之其箋曰日月無私照天光下及於蓬第

早木有微情葵心上切於霄漢就惶罔措墮越難谷伏念臣麟

而於講院恩彌隆於海嶽報未效於陰埃哭華勲之未幾失怙

心熱扇而及攀號殞絕頓無望於生全疾痲支離幸僅免於死滅

歲月逾邁徒抱天馬之誠記問昏忘奈申惟握之命累三朝之

殊春豈一介之堪膺矧親養之永違忍身榮之獨享雖欲孝誰

為孝也但風樹之不停父生我母鞠我芳哀我回聖聰傾納愚

惻憫疲產之難任許畢命於松楸掄俊彥以改除巫收成於論

在江湖不愛其君竊庶幾宋臣之大節○以朴民獻為司憲府

掌令尹復為樂安郡守李復性狷介常為扶安縣監造官用大船

時邑權重入若不奉已大禍隨之故所親或以此為言復曰死

以士君子官為宰相處心當光明潔白不當如

癸亥憲府啓曰近來民之困弊皆由於私門之侵虐其中延番

護送喪名造墓轎子等軍最苦一年之內長在奔走中耕獲失時

休息無日欲紓民力可革此弊前日京畿觀察使鄭大年既啓

當矣而驕軍之禁不在其中請將延番造墓驕子等軍之禁曉諭八道監司守令不奉行者罷職軍官之設所以佐將帥而助防備也其任若此則使主將自擇可也况近日南北有變則尤不可不為之慮也勿多受贈賂請囑主將公然差遣前者屢有傳教而聽者不聞士習若此何以為國請自今以後兵水使以下曲從私請不能自擇者及請囑者隨所聞摘發罷職答曰並如啓○成均館生負柳濤等上疏曰 殿下臨御以來天災時變層見疊出天之見戒既已極矣而今又 祖宗二百年相傳之正闕一夜焚蕩 先王分器 先祖辰戒無從而復覩食斯會斯陟降庭止之所在亦無從而復求臣等聞之聲淚俱發况在 殿下肯構之心當作何如懷也嗚呼天之見戒意必有在臣等竊恐 殿下崇信異教創立兩宗兩宗之立百弊隨起姑舉其大者言之別立憲章私行號令吏不能違心知其非口莫敢言一國之令歧而為二一歸於公一歸於私公私異路內外殊法法既殊矣則國有二君矣此而忍為此何等國體邪自是

而後威靈已張於諸刹金碧重新於羣山軍籍搜括民無餘丁

而於僧則勿問焉黨於盜賊至親不貸而於僧則勿問焉

指普雨

藏盜而免律贖貨而罔罪遂使朝廷之政刑日紊髮首之氣焰

日熾出入州縣自矜威勢此而忍為此何等治體耶凡士大夫

之家亦有閭閻之禁外言不入于內內言不出於外所以嚴內

外之分謹出入之防也伏聞近而兩宗遠而諸刹凡有所欲走

一長髮之僧即通於內者名之曰內達中官星馳於外者名之

曰內旨無有限隔之嚴大累光明之治嗟乎九重宮闈之內乃

一國至嚴之地雖大臣為國之言尚不可私入况彼無君異類

之妖言乎此而忍為此何等家法耶不唯是也宗廟之北泮

宮之西創一巨宇名之曰兩朝宮人之攸宇而實效妖僧祝

釐之術輸佛於有屋之轎傾財於無益之役琳宮聳空梵聲徹

天安知先王之靈先聖之神不潔其瞻聆亦有以崇降災孽

乎嗚呼始而欺臣民終焉褻神明此而忍為此何等君道耶凡

此四者有一于此皆足以致蒼蒼之譴名冥冥之怒今日名災

之由明若觀火而殿下獨未之悟耶臣等竊聞奉香金剛名山

曾未踰月供佛仁壽宮名只隔一日而天災之慘乃至於斯斯豈

非殿下悔悟之地乎嗟乎當兩宗之設也臣等踰年伏闕屢

上疏章竟莫回天然言雖不容心有所待至于今日則殿下

春秋既已長矣庶政既已親矣其又何托而不改前度耶殿

下事佛于今九載受報之驗其幾何耶其亦有符於時和歲豐

之教耶嗚呼時不和而盜賊蝟起歲不豐而人將相食或水或

旱繼之以火災既剝床盍思厥由臣等極知殿下之奉佛已

成痼疾殆莫可醫而佛不救火變將難測仰天慷慨不知所裁

進士金慶雲之辭 吞曰吾儒之闢異端當矣佛教之事其來已久慈

殿復舊規而已予豈有崇奉之理乎以此致災未可知也大抵

災異之現未知因某事之作予以否德未能答皇天仁愛之譴

故致有焚蕩之大變驚懼罔知所措而已諸生知悉○夜流星

出天牢星入梗河星狀如瓶尾長七八尺許色赤光照地流星

出軒轅星入明堂星下狀如拳尾長六七尺許色赤

甲子舍人以三公意啓曰李夢弼夢弼侍身簡素中宗朝為弘文館應教以請復賢良科

忤於時論出為羅州牧使不動聲氣數月之間理化洽然南人至今稱之今為咸鏡道觀察使本道

方有可虞之事而此人未諳邊務請適差答曰如啓○以蔡世

英為刑曹叅判金光軫為咸鏡道觀察使李夢弼為全州府尹

尹毅中為弘文館修撰○日微暈夜流星出虛星入北落師門

星狀如拳尾長六七尺許色赤流星出五車星入東方天際狀如

梨尾長四尺許色白水星見於東方

乙丑巳時太白見於未地

丙寅巳時太白見於未地日微暈

丁卯憲府啓曰咸鏡道別無邊釁之事則其監司不必以知邊

事有武才之人差遣也金光軫既有善政又有武才果合於監

司而上京肅拜後赴任則為日甚久前監司南宮淑身病久不

蒞事前監司鄭惟善惟善李苞之切親也方苞之用事也惟善為大司諫善語人曰苞也每教我以慘酷

之事吾雖被罪吾不忍為赴任即死本道之事積滯極矣豈可

云惟善之為人稍或可取以在遠之人差之更致積滯乎况解由之法固不可輕改此法

一壞後弊無窮

光軫全州解由特令赴任後考之

前者申潛之赴尚州壞法開

例

申潛以杆城郡守病歸起授尚州牧使時杆城解由之券未到戶曹時命赴任後考之

物情至為未便今不

可復壞此法以為常例也請金光軫仍任新監司速差催促赴

任答曰大臣豈偶然計而啓之乎在京無可當之人北方又不

無可虞之事故有武才知邊務者差之不須改也不允再啓從

之

戊辰憲府啓曰平安道兵使尹俊性本刻薄用刑苛急前為守

令及邊將專以割剝為事積之如山用之如水到處作弊素多

物論若遣此人則是將一道軍卒付之於割剝之手也請尹俊

連差以文官差遣答曰如啓○日微暈

己巳大內繕修都監提調等

沈連源尹概尹元衡

安玆鄭士龍沈通源 詢賓廳啓曰

大內造成之年甲寅為吉而地理家所言不同故欲啓稟而後

定之且大內之役竢其材木既鳩而始之則當在明年夏節之

後而東宮材木曾已裁斷其長短與大內規制不同難以移用

請先造東宮但當仍舊基不可增創答曰造成事勿用山運之

法東宮當從圖形不可加減連源等更啓曰大內之役并起東

宮不可如是答曰啓意當矣但木石已備宜隨便增損不必改

也○以沈通源為吏曹參判柳仲郢為司憲府掌令仲郢剛明有剪煩之

才前為惟新縣監治聲甚著但奉使湖南也待李壽鐵為吏曹

正郎柳辰全為平安道兼兵馬水軍節度使

庚午京城雨雪○平安道平壤大雨以風雷電自西向東暫作

而止黃海道信川雷動文化長淵鳳山長連松永殷栗安岳兩

雷雷電

辛未諫院啓曰大內失火千古所無之事自上修省之道固

當曰天之示譴而有司之任則所當盤詰出火之人與夫先見

其火之始起而不即救者及不奔告之人而明正其罪以重其

事下以快臣民之憤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也義禁府既受

推鞠之命則當於數三日之內不計晝夜而坐須於罪人未及

修飾之前多設窮詰期於得情乃其職也今至半月而只刑二

三次乃成老獄使奸細之徒百般詐飾謀免其罪而視國家非

常之罪有同尋常例推之事此果國有紀綱而如是乎其不念
君上驚動遑遑之意怠棄職事甚矣禁府堂上及色郎廳請並
先罷後推其未推限人等官金錫鍊等請停照律究竟獄事以定其
罪禁火司乃為救火而設則晝夜在于鐘樓之上而瞭望烟光
火氣登時救滅乃其職也大內之火始於三更而不即知之至
於四更而後乃與凡人同入救之其不瞭望之罪昭著無疑而
至今不治其罪物情皆以為未便其日上直官真請先罷後推
東宮失火雖在 先王之朝改而新之適當今時其宮其室乃
祖宗龍潛時所御之地其警咳囊牆後嗣後王追慕孝思之所
在一朝而至於灰燼不幸之甚也今若棄其舊制而創立新制
則是並與追想囊牆警咳之所而永廢其迹是不幸中之又不
幸也恐有妨於孝思之道也是官乃為嗣王而設則自古帝王
雖以儉約導後王猶恐以奢繼之况復開廣舊規而後大其制
則尤有妨於垂範後嗣之道也自 上欲廣舊規臣等非不知
必因舊制之狹窄而然也然因其狹窄而思想 先王地非不

足材木非不有餘而制度之狹窄如是則先王之儉德永垂

於不朽而後嗣之遵守成憲亦無窮矣臣等昨見大臣所啓
必有深意况大內之役亦將大舉則今當民窮財盡之時時屈舉
羸豈合事宜乎東宮造成請依舊規答曰予意亦以禁府之治
獄為慢矣然罷職過重行公推考停照律及禁火司事皆如啓
東宮資善堂於世子相見禮時庭甚狹窄人不能容故差令增
造然舊制有巧處亦可損之予豈務侈今木石已備不必改其
成命不允○夜流星出女星入立星狀如拳尾長五六尺許色
赤流星出軫星入東方天際狀如拳尾長六七尺許色白

壬申憲府啓禁府堂上色郎廳先罷後推東宮仍舊基造成並
不允東宮造成再啓依允○諫院啓禁府堂上色郎廳上直郎
廳並先罷後推答曰禁府堂上帝差色郎廳送西上直郎廳如
啓○傳于政院曰庶孽鄭大雲韓碩等上疏許通文武科云當
於闕日令政府六曹兩司全數東西班二品以上弘文館長官
會議于闕庭

癸酉憲府啓曰國家昇平已久四方無虞遂致軍旅之事日以
虛疎將不可救豈不寒心開國之初新經倭變故雖官爵甚高
者罷散之後則皆為軍保至于中世亦遵此法近年以來文恬
武嬉萬事解弛為士族者皆自尊貴百計避役以此士族太逸
而軍卒偏苦流離失所慘不可言前者朝廷欲救此弊凡赴試
之武士使之皆有屬處甚良法也但定虜衛元額一千五百而
其時壞其元額許令願屬者皆屬故定虜衛之數甚多而其流
之弊至於謀避正兵甲士者皆投屬焉是以正兵甲士之額日
縮而定虜之數日增加以衛將部將之徒托稱伺候侵虐多端
至於使之負擔雜物甲士正兵莫不怨苦爭相窺避軍旅虛疎
實由於此定虜衛之數若還依元額使士族屬焉非士族者降
為甲士正兵甲士正兵依 祖宗朝例勿令侵虐役使使之樂
屬則可救其弊且大典忠贊衛條曰原從功臣及子孫屬焉註
曰妻子承重者亦屬云則士族之有嫡子者其妻子不得屬焉
妻子及賤人之有正妻子者其花妻子者亦不得屬焉而近來

違法冒屬者甚多軍額亦由此而縮其甚猥濫極矣請令該曹商確施行妾子許通之議人人不同此乃國之重事請令通政以上弘文館全數同議答曰如啓○諫院啓曰天下之事是非無窮而人之所見有萬不同故國有難斷之事則廣收廷議使之各陳所見而自上於衆論不一之中執其兩端擇其善者而從之甚是美舉也幸於議論既定之後若有可議之事則論其是非者臺諫之責也臺諫同參於其議則其後糾正無人故廣議之時臺諫則不參其例已久今鄭大雲等上言事廣議時請勿使兩司同參答曰如啓

十月甲戌朔

乙亥憲府啓曰慶尚道凶荒千古所無賑救之事不可以常例為之也議者曰道內田稅米豆勿令上納各納於本邑輸送於尤甚失農之處俟京還上例散給云又曰本道及全羅清洪左道已酉戊申兩年奴婢未收身貢及今年身貢以穀代納輸送於尤甚失農之處明春從市直許買則飢民得食而國家亦不

失本云請令該曹商確施行○日微暈

丙子江原道襄陽雨雹雷電

庚辰領議政沈連源左議政尚震右議政尹溉左贊成尹元衡
議謹按禮典諸科條庶孽子孫勿許赴文武科生貢進士試如
以為庶孽多是倡女及婢子所出不可齒諸士類則士大夫有
妻亡而不更聘娶或妻存而無子求娶良家處子而為妾者固
非倡女婢子所出之比也竊念人之才否在於資稟之粹駁不
繫生地之貴賤若茂才異等之人出於妾產而以庶孽棄而不
用是豈王者取人無方之道乎士大夫之家禮有定分故曰嫡曰
庶雖至子孫累世人皆知為嫡為庶如吏民之類則取女不以
正故生子無定分所以嫡庶難辨良賤無別是國法詳於貴者
顯者而略於賤者微者有如許者之稱寃殆非 祖宗立法垂
世之本意也今禮曹詳立節目其大小人真娶良家女及士大
夫孽女為妾者所生子孫與賤妾子贖身從良而娶良女為妻
者所生子孫許赴文武兩科生貢進士試以通仕路而勿授清

顯重職不由科目出身者則勿授東西班正職似合情理至如寒族被錮者系雖卑微別無痕咎亦從此例但為庶孽者幸其許通或生凌嫡之心以亂名分此又不可不慮其應赴科舉者在家能循禮守分篤行孝悌可堪應試者必取嫡兄弟伯叔父或家門尊長保勘結狀然後始許錄名使知尊嫡敬宗之意如是則庶孽人人皆知自愛其身勤學飭行不如前日之自暴自棄人才多所成就任用少可補助禮曹判書鄭士龍兵曹判書李浚慶工曹判書李名珪知中樞府事朴守良戶曹參判權績吏曹參判沈通源刑曹參判蔡世英工曹參判金益壽同知中樞府事閔應瑞護軍林億齡吏曹參議閔箕兵曹參知權楸亦從沈連源等議皆以為許通可也右贊成申光漢判敦寧府事金光準吏曹判書安珖議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傳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此聖賢之格言而後世之所當共守也我國家與中國疆理不同風俗亦異故其立法多與中國不同立嫡庶之分以嚴尊卑之等立改嫁之法以正婦女之道其

他與中國異者不可殫舉非不知此法與中國不同而祖宗
世守而不失者以為法由俗立國俗已定上下相安其來已久
不可有所亂也法者先王之法固非新政之初所可輕改也
况嫡庶之分貴賤之等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故先王定法庶
孽子孫勿許赴文武科生員進士試至於叙用之際亦有限品
之制載在令典其慮深矣今若輕改舊章使庶孽子孫得赴科
舉則將恐名分紊舛庶凌嫡賤妨貴之患將自此大起矣左贊
參任權右參贊申瑛戶曹判書趙士秀中樞府事李微張彥
良刑曹判書李冀漢城府判尹沈光彥兵曹參判丁應斗禮曹
參判元繼儉漢城府左尹金明胤同知中樞府事周世鵬尹俊
李夢麟方好智漢城府右尹李光軾兵曹參議李世璋刑曹參
議李潤慶工曹參議金弘胤大司成任說禮曹參議元混僉知
中樞府事慶渾上護軍朴公亮判決事許伯琦戶曹參議安瑋
弘文館副提學李鐸直提學朴永俊典翰李英貧應教李士弼
副應教沈銓校理李勘副校理申汝綜修撰尹毅中副修撰鄭

惕正字金繼輝朴啓賢亦從申光漢等議皆曰許通未使上護
軍李滉議天生一世人材無間於貴賤故先王用人之法但視
其才德之優劣而不論其所出之如何自古名人碩士由庶賤
而奮世或至於立功業裨國家者不可一二數惟我東方庶孽
之人不許通仕路其來已久其間雖或有才智出衆者例皆沉
埋下流以死有乖於古者立賢無方之義故往者或欲依上國
法例許通庶孽之議有之雖然此法之改有二難一曰國俗難
猝變二曰大防難猝毀二難之中國俗猝變始雖甚駭人心苟
義理得中則終當帖帖何患難改乎惟是大防之守誠不可猝
毀所謂大防者嫡孽之名分貴賤之等倫是也有國有家者所
以維持鞏固無敢陵越者以有此防也此防一毀以庶偏嫡以賤
蔑貴豈可輕易為哉况今人心淆雜世習頑悖大防之下猶有以
庶賤而陵駕嫡尊踰越分地以干名教者滔滔若國家先去其
大防以導之則其末流何如哉且上國雖或得才於庶品然亦
甚稀本國才雖間出於庶孽然而千百僅一而無賴不率者每

出於此輩何可輕毀其舊防乎故庶孽許通之法今不可創立也顧臣之愚意復有所未盡者不敢不言今之庶孽中果有忠義如晉之周顛德行如宋之陳了翁潘良貴武略如漢之衛青輩出於其間而猶拘以勿通之法則又恐非所以奉天心命有德之意也臣請苟有如是者大臣及該曹臨時另行商議悉稟睿裁旋行庶幾不壞大防而兼得於立賢無方之義也傳于政院曰庶孽不得許通雖曰祖宗朝成法國家愛惜人才不可不變而通之大概依三公議得良妾子則娶良妻至其孫賤妾子則娶良妻至其曾孫許通而勿叙顯職一家之內毋得凌嫡之事令禮曹詳盡磨鍊節目時李彥迪在請所聞之曰許通庶孽乃廣用人材之道豈不義也但權臣挾私為之其法何可長也

史臣曰立賢無方雖古昔用人之美意正名定分亦萬世不易之常經雖通庶孽未必得賢才而名分一紊無復貴賤之辨矣我朝自祖宗至今每百年不得輕改者必有深意而今者一二權臣首唱邪議諂佞之輩遂附會而成之豈不惜

裁會議之日舉朝之臣大半非其議而陰譎之士龍邪佞之
權續浮誕之通源暗弱之世英助其議卒成其事有識之士孰
不痛裁主議而指喉者尹元衡黨奸而唱議者尹春年也連
源等居相位不能以大義扶植萬世之經而受制於元衡苟
同其議將焉用彼相哉

辛巳夜黑雲三道如氣自乾方至巽方其色布天俄滅月暈

壬午弘文館副提學李鐸等上劄曰伏以

主上殿下親揔萬

機之始遽遭燒宮之變正是悔禍徵咎承

祖烈答天譴之日

而嘉言善政有所未遑首毀庶賤之大防以變

先王之成憲

朝野聞之莫不驚愕夫

先王科條精密順人情宜土俗以立

一代之制為後嗣者所當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豈可以聰明小

智輕議而變亂之哉今之變法其名則遵華制而廣用入之路

非不美也其實則未免乎亂舊政而成紛更之弊我東方壤地

褊小風聲氣習與中國不同規模制度不得不異箕子始立良

賤之條高麗仍嚴嫡妾之法上下定位貴賤殊分至於先王

之所定庶孽之法者區處條畫不一而足使屬於雜科漢吏
之學羽林之材無所不適其用其於無方之道蓋亦得矣何可
拂人情違國俗以若干人自家之訴取先王約束紛更之為
戒今者上下混亂紀綱顛倒遵紀法而行之猶恐其彝倫之斲
也况毀法亂紀自朝廷始乎必至於賤而妨貴卑而踰尊行之於
家而嫡妾之分亂施之於國而貴賤之辨紊其為害豈淺淺哉
大法既毀節目雖詳安能救後日之弊乎况親政之初狹小
先王之制度使賤流皆得參於正科拂人情毀舊典甚矣此正
治亂興亡之幾不容緘默答曰今遇天譴之極予豈放心而卒
變祖宗之法乎大抵今者羣寃多矣故朝廷之議既如彼而
予之參酌亦如此也往者祖宗朝有拘礙之法則不無變通
故今亦變通而為之也若有亂分陵嫡之事則自有明法豈無
上下之分哉斟酌定議耳○諫院啓曰我國家庶孽防禁之法
有妙用人之路與中原之制不同然我國之事不可盡同於中
原也中原則非但嫡庶之並用奴主亦無定分能文能武則賤

隸得為官人不習文武則官人之子亦為賤人我國則不然自箕封以後奴主之分如其嚴而間有綱常之變則今欲效頌於中原奴主無定之法而欲其無亂得乎嫡庶之分中朝則與我國不同其為妻者未必皆名家也為妾者未必卑於其妻也或因先後或因厚薄而為之名彌則其不為防禁而無弊者蓋有以也我國則壤地褊小無禮義則上下亂故嫡庶之有分奴婢之世傳歷世既久行之無弊雖謂之良法可也而今用二人之訴毀之可乎伏覩 聖教有曰良妾子至其孫賤妾子至曾孫許通臣等固知 聖衷斟酌所在也第以法者 先王之法也後王後民所當持守猶恐其不固而不可先有狹小之心用其私見紛更於其間也今為此用人之路一撓此法則堂下宗室之中能文能武者亦多有之既通庶孽而許赴則許赴宗室之論必踵而起矣一舉而毀 先王大法將無所不至今之時何等時而乃欲為此舉也新服景命之初天災時變疊見層出田疇污萊道殣相望危亡之患切於剝床而其間所恃者人心

之和順而已所賴者 祖宗之良法而已今若拂於人心而紊
其名分違於 祖宗而毀其成憲則欲解其寃而只激衆憤欲
得人才而反鼓僭亂豈合於繼志述事之道乎請還收庶孽子
孫許通之命荅曰未有遵先王之法而過者予非不知之然
祖宗朝一時變通之事亦多有之今者許通庶孽子孫廣議酌
定以此紊上下亂嫡庶之弊未詳知也予但重人才慮寃枉已
立法矣不允後累啓不允

史臣曰諫院弘文館司憲府為一體而王政之闕失三司必並起
而爭之全者庶孽之許通王堂諫院上劄極論其不可而憲
府獨不啓憲府之負或可或不可而可之者勝故也輕變

祖宗舊章以啓賤妨貴下凌上之習下至草茅無不傷嘆大
司憲尹春年乃元衡之再從弟也元衡放黜正妻昵感賤妾
多產子女首唱許通之議諷諭諂附之人春年等又從而迎
合之結為唇齒變亂國法非徒不啓反論其諫院啓辭為鑿
空又固請其孫與曾孫分明捧承傳箱制諫院之官使不得

更啓自是以後人心益憤畏觸其鋒莫敢是非矣

○傳于政院曰前靈川尉申儀以一品駙馬不從 慈殿之教

戒恒在於醉春香之家恣行無忌還奪告身推考前者韓景祿

之妓已被罪而醉春香猶不懲戒其令刑曹治罪景祿尚中宗第二女以

駙馬之勢扶乙巳之勳黨惡於李苞而居中用事一時朝士爭相趨附

癸未通政大夫丁自堅年過八十老職堂上上疏略曰 祖宗以來百年正

殿一夜焚蕩殆盡夫災變之作出於斯須之不敬可不懼哉古今治

亂興亡莫不由於君臣之賢否而尤在於人主之一身 中宗大王

修身之道盡善矣而其於用人似未盡善趙光祖可與為腹心致

化之臣也而聽讒人罔極之訴賜死於遐域全安老貪濁鄙人也而

用以為三公多遺後世之耻谷曰景福宮之災予有失德而不格天

心故 祖宗笑語之既一夜焚蕩罔知所措反躬自責而已且以趙

光祖為致化之臣云先祖之為人則不然附已則進之異已者斥之

勢焰熾盛朝廷莫敢開口將危宗社故 中廟與宰相密議定

罪之事也如此之人何可謂致化之臣乎仍傳于政院曰丁自堅上疏

以為趙光祖致化之臣而中宗以讒言罪之云如白堅者變亂是非此可罪之然時方求言苟或治之則有妨言路故不為矣政院知悉史臣曰光祖以豪傑之才為士林領袖倡明道學培植風教使一時士子皆知向方其有有功於國家為如何哉惜乎中宗為奸臣南克沈貞李沆洪景舟輩所誣罔陷害朝廷士類一網打盡倘無鄭光弼之極諫則不測之變尤不可勝言是豈中朝之本意哉始有好賢之心而終無好賢之誠故檢邪乘隙日構讒譖陰成禍胎然後潛入神武門恐動上聽肆行凶計自是之後公論鬱抑士氣權沮權奸繼出蔽錮聰明無一人啓達而暴白者可勝痛哉及明廟即位乙巳之禍起於奸臣尹元衡鄭順朋李苞林百齡許磁之構成以殺裁導助冲之主以威勢制一世之人奸邪貪毒如鄭彥愨權續尹春年陳復昌之輩朋附大奸排擯善類稍有慷慨言論者曰是皆光祖之餘習疾如仇讐芟刈殆盡使人主莫知其向方不辨其是非正論者為非邪議者為是是非顛倒邪正混

清故上教反以光祖為危國家之臣豈非當初輔導者之罪歟

上命領議政沈連源等講試宗親于勤政殿

泰安監老冊豐安監禧講四書三經

格入○日微暈夜月暈

甲申傳于政院曰昨日諫院所啓庶孽禁錮之法行之數百年

云我朝自太祖至于今未滿二百年而僅百六十餘年也此

法彙集於世祖朝頒降於成廟時則纔有七十年也而今

日行之數百年何據而言之也問之可也○以金明胤為漢城

府左尹朴公亮為承政院右副承旨

丙戌 上召對

丁亥 上御晝講

戊子憲府落曰臣等博考庶孽之名所謂庶者良妾子也所謂

孽者賤妾子也中國之人只嚴其嫡妾之分未嘗廢錮而不用

矣其在前朝亦不廢錮若舉其一二而言之鄭文以孽字

倍餘之孽子

官至禮部尚書金承印亦以孽子子官至大司成但不得

為臺諫而已李俊昌以孽子官至樞密院使其本傳曰俊昌官人
出也官人本賤隸舊例官人子孫限七品唯登科者至五品俊
昌拜三品臺諫畏縮無敢言者云以此見之則良妾子只不得為
臺諫賤妾子登科者限五品也明矣且權仲和以孽子漢功之孽子
在前朝為知申事政堂文學八我朝為都評議司使至於太
宗十五年乙未用代言徐選等言立庶孽子孫不任顯官之法
世宗十五年癸丑黃喜等撰經濟六典亦載此法以此見之
則世宗朝以前許通仕路也明矣世祖末年崔恒等撰經
國大典成宗二年始頒降是曰辛卯大典也其禮典諸科條
曰夫行婦女之子庶孽子孫勿許赴云越四年改撰大典是曰
甲午大典也其諸科之條亦如此矣以上子見之則下所謂子
孫只指子及孫而曾孫則許通也明矣越十二年又改撰大典是
曰乙巳大典即今之行用者也其諸科條曰再嫁夫行婦女之子
及孫庶孽子孫勿許赴云以上子及孫見之則下所謂子孫乃
指子及孫也明矣然則子孫不許赴舉在於世祖朝

子子孫孫不許赴舉在於 成宗朝甲午之後乙巳之前其時立法必有其由請令承政院詳考日記且傳教內良妻子則至其孫賤妻子則至其曾孫許通云議者或以為自妻子之身而計之至其孫至其曾孫不能歸一請分明捧承傳旨答曰良妻子則至其孫賤妻子則至其曾孫云已著於前日之承傳不須改捧也○以李士弼為司憲府執義禹錦為弘文館應教魚季瑄為副應教李壽鐵為吏曹正郎

日即謁于陳復昌人多鄙之

為人輕妄悻悻行無可取持以要媚先進吹噓得顯出身第

庚寅夜月微暈

辛卯憲府啓曰近來奢侈成風日以益甚已至難救姑以婚姻喪事之弊言之油蜜果只為觀美不關於成禮而務極高大至於盤排器數及納采勿用匹段已立其法人皆玩法略不遵行競尚華靡極為痛心請自今以後納采用玄纁毋過二匹同牢宴及祭床油蜜果毋過七品湯水毋過五味如有犯者本府隨所聞摘發其家長一切以私罪杖八十治罪曉諭中外前者該

曹已為事目宰相朝官先自犯法令欲痛革此弊則不可不自
宰相朝官而正之故敢啓答曰如啓

甲午以趙彥秀為漢城府右尹林億齡為江原道觀察使陳寔
為弘文館副修撰

丙申傳于政院曰清洪道清州牧使李楨洪州牧使任尹韓山

郡守金若默沃川郡守高孟英槐山郡守權紹維新縣監柳景

深稷山縣監鄭洽除弊有善政予甚嘉之各賜鄉表裏一襲以

示褒獎之意因觀察使李夢亮之啓有是命

史臣曰剥民膏血盡為利己之資傾竭官儲務行干譽之費
者滔滔皆是以清洪一道之小而一時循吏至此之多恐未
免為譽阿之誚也

○政院啓曰因臺諫之啓攷 成宗朝甲午以後乙巳以前之

日記則無新立法防禁庶孽之處或因一時特恩有許通之人

朝廷必據 祖宗之法論啓之故抄啓以此見之大典頒降前

庶孽不許赴舉之法自 祖宗朝素有之矣其在 祖宗雖一

時是命尚難輕變舊章如此况因庶孽自己之冒訐敢毀 祖
宗金石之典而使人心不靖乎臣等在近密之地有懷不達實
有罪焉故敢啓傳曰啓意至當然庶孽許通 太祖太宗朝事也
雖許通勿叙顯職則豈無等分乎○同知中樞府事南宮淑率
史臣曰淑以庸鄙之資了無知識而貪取名利其為方伯邑
宰之時文飾孱偽多行不正之事欺世盜爵竟至二品之級
識者譏之然勤於職事人稱能吏

○幼學徐淹上疏其略曰方今國家晏如四境無憂 殿下以
為安耶 朝廷安逸公卿布列 殿下以為正耶朝廷如寄亂絲
之中而士大夫不為憂國家如在破船之上而 殿下莫之知
以臣觀之今日之事不暇為長太息流涕痛哭者也嗚呼生民
之困苦極矣公私之儲蓄竭矣水旱之災飢饉之嘆歲以歲增宰
相之貪奢文士之淫縱日以日甚流離之氓羊奔於道路嘯聚
之羣蝻起於山谷百孔千瘡土崩瓦解危亡之勢迫在朝夕而
災變之示譴有不可勝言種雨雨穀種之降朝野涵涵又有嶺

南之旱湖南之風關西之虫近古罕有人心大恐今又有大火
之變 祖宗朝二百年相傳之宮闕一夜盡為灰燼實千古未
有之災也嗚呼國家之危亡於此焉決矣臣雖至賤世蒙國恩
心有所不忍者故敢獻狂瞽之說仰荅敷求之懇伏願 殿下
深思之請舉其大者為 殿下言之一日擇輔相三公之任人
主之股肱國家之柱石也苟非其人則無以當其責粵自 中
宗以後居大臣之位者不聞有敦風鎮躁正朝廷而安國家者
或以功勳或以文章或以技能飾之或以諂諛陞之或藉大奸
則必大愚卒皆牽補過時架漏度日至于今日積習已成以更
張建明為恭循途守轍為職靡靡悠悠以苟歲月教化將何以
明紀綱將何以振哉 殿下以不世出之聖當大有為之時誠
有興衰扶亂之志則必擇道高德盛忠厚正直之人委之以宰
相之任責之以明教化振紀綱之效而其 先朝勳舊之臣使
之致 願養時或咨訪以相維持之則國家之安朝廷之正不
終日而致矣願 殿下深察之二曰養士氣夫士者國家之元

氣朝廷之根柢也固不可一日無養而方今士林之氣消鑠摧沮使朝廷日孤國家日危可勝痛哉請歷言士氣摧挫之始終殿下試垂聽之自戊午史局之禍而士氣始折矣至於甲子斬伐變夷靡有孑遺而士氣一蕩矣己卯年間趙光祖有志三代倡行小學之道將興禮讓之風間有浮薄輕淺之輩妄施誤行遂興士林之禍一時才望之士或多竄死至今以小學為恠以己卯為諱而士氣又一蕩矣至於金安老專擅肆毒小有忤觸輒起大獄竄殺賢士箝制儒林而士氣又一蕩矣自安老之死朝廷安和庶幾小學之道復明於世甲辰乙巳之間有年少輕薄之輩外籍小學之名內懷陰邪之志驟陞通顯唱起異議尹任又乘其隙陽收士林之望陰濟兇惡之謀而遂相附會交結既自夷滅又貽朝廷之禍使或有玉石俱焚之嘆士氣又一蕩矣嗚呼士氣大壞則國之危亡可坐而待也自殿下即位以來有志吾道欲興士氣者可謂盛矣然而僧之與逆賊同謀者置而不問而儒之妄歐巡率者繫之詔獄僧之藏匿賊黨

者曲赦其罪而儒之與僧相鬪者再杖不已寺刹之門庭則立
標以禁人捕儒之邏卒搶亂於明倫之堂寺刹之田民則搜括
以盡還養賢之魚箭奪給於公主之家 仁宗所復之賢良科
則罷之 中宗所革之兩宗科則復之托居後宮創寺城中以
崇佛事而謂將時和歲豐而誘之抗疏累月士林憤鬱各退在家
則謂之叛命逆旨而賣之待僧之跡如彼其厚待士之道如彼
其薄士氣安得不消鑠摧沮以至於大壞乎為今之計莫如興
小學之教以伸士氣以興孝悌之道以開禮讓之風願 殿下
躬行心得推明小學之教以倡士林使鼓舞踊躍於道學之中
則唐虞可還比屋可封矣 殿下試觀小學之書小學非誤國
之書也自 上興行於變時雍則士林幸甚吾道幸甚願 殿下
下深察之三日正俗尚士習之淑慝民俗之善惡 治亂存亡係
焉可不思所以正之乎今之士大夫以早登科名少筮仕版為榮
甚者籍文章之技竊理學之名陽示端莊之貌陰縱貪邪之
術以釣其名嗚呼儒士之習如此愚民之俗可知矣為今之計

莫若行鄉約之法以敦士習以厚民俗以養惇睦之風願 殿
下勅戒有司申明鄉約之法以倡民俗使都城畿甸郡縣閭閻
之氓講其文而行其規使漸磨化成於禮義之中則唐虞可遠
而比屋可封矣 殿下試觀鄉約之法鄉約非謾國之書也自
上信之作新其民則國家幸甚宗社幸甚願 殿下深察之
四曰廣言路臣聞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
者宣之使言方今國有危亂之勢而不見敢諫之人時有陳弊
之疏而不見舉行之事此士林無直言之風 殿下無從諫之
實也 殿下即位之初獻納白仁傑敢論密啓之非雖事關
宗社呀不敢讖其情則直也而拿囚之竄逐之典籍梁應台極
言崇佛之失雖近僭越其意可嘉而若教乃曰有口者皆言國
事則國事非矣自此以後忠憤慷慨之人以為無益而有害故
不敢為生民伸一喙矣雖有臺諫之官不以懷私駁擊為事則
必區區於細者小者以塞責焉願 殿下廣開言路言雖不中
亦不加罪推獎之勸勉之使芻蕘匹夫皆得以自達以通天下

之情則忠言罔有伏而朝廷無壅蔽之患矣然人主雖有好諫之名而或信讒佞之說如前日之於陳復昌則非徒直言者自退抑亦羣邪日進矣 殿下無偏信之失而有兼聽之聰則小人去而言路廣矣願 殿下深察之五曰戢貪風臣聞貪人者耗國之蠹賊民之蝥也其蠱害國家可謂毒矣自金安老用事之後貪風始盛於縉紳之間繼之以李芑之凶毒為有功於宗社人莫敢誰何遂逞其溪壑之欲無所不至黜陟與奪視其贈賂之豐嗇遠近州郡車輪舟運惟恐或後別坐察訪之價定其奴婢之幾口僉使萬戶之直准其絲布之幾同又繼之以陳復昌之檢邪恣蠶蠶之毒縱蛇蝎之螫狐鳴梟踴閃跳梁二蠹繼起貪風大興公卿大夫靡然效之或處臺諫之位而請防納之事以專一邑之利指許或在侍從之列而裁乞米之簡盡煩一道之邑或廣占伴人每邑各置一人或與商賈私交請防納於各官而分其利或廣請沿海各官出公庫之穀以防海澤或折受陳地使各官開墾佃治或徵索魚鰓扇帽付之赴京通

事貿易唐貨或因其成婚分乞於八道或監司都事分定各官公然輸運以贈其親戚以送於士大夫之家又監司作詩乞於丘使水使都事傳丐郡縣以贈其愛妓或以監軍御史災傷軍籍教差官公然載妓巡遊列邑致其多受船遺使驛吏載送夫以臺諫侍從之人宰相時人以龍虎成雙為言文士韓智源之流貪縱如此况責其武人蔭官乎善事已者曲譽而吹嘘之不善事者巧毀而彈駁之是以八道無完庫之邑百姓無一塵之安可勝痛哉今欲戢貪風請斷貪宰相一人頭以梟于市大振朝廷之威痛禁小小求請簡牘之習使一切勿為則貪風或由是而戢矣願 殿下深察之六曰活民生夏訓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今宰相文士之剝民肥已而 殿下實受其禍其可不思所以活之哉請力言生民困苦之狀宰相文士無不造第宅者而守令伐取材木塞江而下方舟而送山谷之民困宰相文士無不求蠶膏者而守令日事田獵而山野之民困宰相文士無不求貂皮者而兵使守令僉使萬戶日事徵斂而兩界之民困宰相

相文士無不求苧麻者而守令官給一升之粟例收於吏民而
清洪全羅之民困宰相文士無不求紬繭者而守令官給數斗之
米公取於閭閻而黃海平安之民困監司都事敬差官監軍御
史載其朋友又載中房奴子且各載其卜物察訪又有各種差
備之徵而驛卒大困兵使水使僉使萬戶故役徵布因闕倍徵
水軍大困虐民之政有千徑之巧休民之道無一分之可民安
得不困乎生民之休戚繫守令之賢否願 殿下擇守令如擇
侍從重守令如重臺諫輪台蔭官武士將為守令者問其活民
之要計其治民之術察其賢否觀其才鄙而試之又使二品以上
弘文館兩司之員各薦堪為守令者各三人以此差授後有賊
汚虐民之犯則所舉之員雖大臣反坐其罪少無撓屈又令朝
廷擇賢監司大嚴黜陟之典則生民或於是而活矣願 殿下
深察之七日禁奢侈臣聞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士而奢侈
則亡其身君而奢侈則亡其國為人君者可不戒哉請歷陳奢
侈之弊 殿下試垂聽之以衣服之侈言之則宰相之衣服有

加於君上僕隸之穿著有加於士子庶孽而服綵段之衣商賈

而被綺紈之服兩班之人非貂皮耳掩則不著九品之官無駮

笠則不行以飲食之侈言之一飯必置數味之鮮一案必排九

楪之品喪祭婚嫁必用油蜜之果以宮室之侈言之則宰相之

第宅有壯於宮闕沈連源尹既俱在大臣之列營造甲第役三年而工纔訖至於墻壁皆施丹膜商賈之

家舍有大於朝士之屋儒生之業科舉者先規其營繕文士之

躋班品者先起其大屋韓智源纔至六品一年之間起三大家於一洞之中乞瓦帖字盈於佩囊士林

之嗚呼地力之生物有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也而虛費妄用

之路如是其煩則一國之財安有不竭之理哉願 殿下先令

妃嬪侍妾斥去奢羨之服痛戒王子駙馬之家使不得用珠玉

綺羅之飾仍令朝廷更定衣服之制如儒士則冠中團領武夫

則毛笠帖裏商賈賤隸則毛帽綿衣農夫則臺笠布衣不使混

雜 依中朝之制其餘第宅食饌之品詳立法條痛加禁斷少

有踰越嚴治其罪則奢侈之習或由是而變矣願 殿下深察

之八曰明賞罰人君之刑賞非一己之所擅用乃天命天討之

不可易者也故古之明君絀一己之私心順天下之公論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苟有其罪雖勲威大臣不可赦也苟有其德雖放逐卑賤之人不可棄也今殿一卽位以來賞人之舉或有輕僭罰人之典多有弛緩賞罰可謂得其宜乎願殿下執大中至公之心震發剛強毅之德聳竦之以大賞警恐之以大罰勿以親舊戚畹而撓之則賞罰或由是而明矣願殿下深察之九曰慎用人成周之世有秀士選士造士進士之次第兩漢之時有孝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選舉古之取士之道如彼其重政其致治之隆如彼其盛也至於我朝專以科舉門蔭為取人之式課其製述講論之高下別其閥閱門地之貴賤考其歲月之久遠而陞降之不問其才德賢否而用之故文臣自矜自高而肆行宵臆蔭官自畫自卑而敢恣貪欲朝廷之不正職此由也文臣則已矣凡門蔭取才之時簡請於堂上傳囑於郎廳先問父兄之安否不講文義之如何至於注擬之時專用宰相之請雖媵妾之族亦無不與焉是以瑣瑣姻婭乳臭子弟布列

朝班遍守列邑國事之日祇無足怪也為今之計莫如盡破前日蔭保取才更為試取定其額數使兩司同參嚴加考講分通略粗以此注擬則公道可行而用人不雜矣願令六卿以上及兩司弘文館歲各薦一人八道監司歲各貢一人令吏曹政府兩司同參選擇取其才行者而用之舉主及坐之法如前所陳守令薦舉之法定為恒式則朝廷正而國事得矣且國家待蔭官之道甚薄故蔭官者無聳勸賢愚混淆同歸一轍臣意以為歲會堂下蔭官設為一科試之於闕庭問以判一道策一道每取十人用之於六曹郎官都事監司司憲府承政院又以左右通禮之職專為蔭官之階梯以聳動之豈無激發興慕自拔於流俗者乎大抵入仕之路太繁故僥倖之門益開正計今之初入仕之官幾將二百餘員我國至小而庶官至繁無益於事有害於國臣請別坐察訪之太多者汰減之察訪之可并者併合之雖參奉雜職亦隨宜酌定則仕路不雜而用人亦可精矣願殿下思之十日抑官官歐陽脩曰官官之禍甚於女寵方今朝

廷尚尊紀綱未墜安有他憂然以臣觀之其勢已形而其占已
萌矣臣請歷言之密城君朴漢宗負其幹能舞其權智當國家
危疑之際有快翊衛護之功固殿下之所信愛也然而以驕

縱之才濟奸猾之術位並列卿官至封君外領內需之司內綏
承傳之位聲勢鴟張縱恣無忌是以一國之人靡然趨附自公
卿以下莫不謹事之又有侍從之人攀附交結相過燕飲以重
其勢以此或脅制憲長申瑛為大憲時也譏侮臺諫或於供上物膳進

排之時各司官真必奴虜之必叱勅之有賂者寬假之無賂者
責退之或摘奸各陵則徵乞柴炭無所不至或受由下鄉則橫
行列邑求請紛紛此非驕橫之勢已形而專擅之漸已萌耶漢
宗真所謂懷袖之蛇蝎肘腋之蜂蠆基亂之賊亡國之予不可
不芟夷而蘊崇之也况大內失火實漢宗所_有之罪乎夫希恩
望寵輕自撤舊而景福宮修改新者其專擅喜事之惡著矣至
於嚴責下人多烘新埃連日不休委之下人退居于家則其失
火之由果非漢宗之所為乎人皆欲食漢宗之肉物情如此公

論如此雖暫示削奪之威無補於擢髮之罪矣願斬漢宗之首以謝祖宗之靈以快生民之憤凡諸宦官中外作弊之事令法司摘覈其尤者繩以重法則宦官之勢或由是而抑矣嗚呼方今之弊殆不可勝言然危亂所關惟此十條而已弭災之道不過於此救世拯民之道亦不過於此也國家板蕩匱竭至矣又有宮闕焚燒之禍姑以繕修之事論之臣意以為請悉收士大夫公私伴人及選上皂隸之納以為營繕之費焉悉收奉恩奉先諸寺剝供養之米穀以為營繕之供焉悉抄議政府內需司車兩馬夫以為營繕之輸焉都中公卿大夫士民之家所積材瓦悉收之以為營繕之用焉內需司京外奴婢之貢田畝米穀之出悉納之都監以為營繕之資焉令大小各司官負私備黠心而其供億奴婢悉歸之者監以為營繕之役焉令各官考僧入試經都目使之准數押送量給米布以為營繕之役焉限畢役京外公私宴會小小營作之事一切禁斷則庶可以能立大事矣又以庶孽許通之事論之開百年未通之路伸一國久鬱之望有

識之士孰不稱快然事有緩急而顧舉不急之務卒變先王
之法使議論相擊人心益撓徒為亂而未定乎其不可許通者
不知政者也力欲許通者不知時者也皆不足與論今日之事
者也臣嘗見庶孽之有豪傑之才者虛老而不用常自痛焉然
今日大變荐至人心已搖行不急之政而名難測之禍有何補
於殿下哉然殿下必欲行之則莫如先正人心人心既正
則士族無猜怨憤嫉之情庶孽無傲慢詐偽之習矣然其所以
正人心之道亦莫如興小學之教以正士者行鄉約之法以正
風俗也嗚呼小學者三代教人之法也鄉約者先賢正俗之要
也士之有志於古者孰不欲行此二者之道也不得於君齋志
而沒者多矣以趙光祖之精誠遭中廟之仁聖不能有成於
當日而貽禍於後世嗚呼道之難明時之難遇有如是夫然人
皆以為光祖有大功於吾道也臣獨以為光祖為小學鄉約之
賊也何以言之不善俯仰輕舉急行取怨召禍魚肉士林至今
使有志之士莫敢開口雖殿下將欲興之必有庸鄙苟且之

人文飾排拒舉已卯為證以為不可行焉然則此豈非光祖妄施之罪也今在廷之臣亦必有賢於光祖者也願 殿下廣議博訪委任其事斷而行之無疑也

史臣曰崦尹春年之門生疏論時政傳會于春年輩為之心術已毀於未仕之前崦之謂也身為布衣好議論朝廷之事他日得志必變亂舊章矣

答曰觀此疏辭盡言不諱極陳時弊十條之論可謂謹矣然亦多有過激之言也仍傳于政院曰今者人心不古貪風日起公道放蕩私情大行經筵之上常言矯弊之事而無一人矯之者朝廷之中擢用廉謹之人而無一人效之故徐崦之疏極陳時弊無所不言耳予但恃朝廷而雖立某法殊無奉行之人將何能維持國家乎貪污之風由予不敏教化不明故也朝廷亦無一人為國忘身者豈不寒心此疏多言小學鄉約之事此事非予禁而止之也小學之道百行所備也前已詳盡節目今為申明舉行事言于禮曹

丁酉 上召對御夜對

戊戌以朴守良為漢城府判尹任虎臣為左尹慎希復為弘文

館修撰希復 上潛邸時師傳年者登第以時與已卯儒士交遊晚歲落志節貪饜無恥又以猶解相地與於遷陵之

議人皆賦之

壬寅日微暈兩珥色白

十一月癸卯朔

一辰政院啓曰庶孽事 太祖朝無日記 太宗朝則所編多

逸只考 世宗文宗兩朝日記則大抵庶孽之防已久授職雖

曰始於 太宗朝而亦非東西班正職乃三醫司之職也雖如

兼司僕甲士前此亦不許屬矣且所謂顯職者非止謂臺諫侍

從也凡東西班正職通謂之顯職也然則經濟六典所載庶孽

不叙顯職者恐非許通於東西班仕路也庶孽等所訴內有因

代言徐選陳言始勿叙顯職云臣等亦疑其或然也乃今考之

則吾東方自徐選之前三醫司之職庶孽猶不得為之至徐選

陳言始開限品授職之路而庶孽等反謂自徐選防之此實冒

濫欺誣之言也自古此類豈無才技之可取者常為國防所制無
敢有越分之心其間或有一二許通之人皆以勲舊之故而出於
一時特恩也叅考日記所見如此故敢啓傳曰知道○舍人以三
公意啓曰憲府因南調元繼後事所啓內若無弟子而先祖之祀
不可違法而付之於妾子則當取四寸之子而為後也大典奉祀
條若嫡長子無後則衆子衆子無後則妾子奉祀註嫡長子只有
妾子願以弟之子為後者聽其弟之子乃其祖之孫也四寸之子
自其曾祖視之為其曾孫也凡立後者為其父而立後故取弟之
子而為後者以其同是其孫故也若取四寸之子而為後則雖是
為曾祖之曾孫以其祖言之則非其所生之孫也祖為近而曾祖
為遠立後宜取其近者而定此大典之意也且其先世有勲功者
雖不必取其四寸之子而為後也其先祖之祀例歸於後孫之中
為長者則自當有奉祀者何必取四寸之子而為後也此非大典
之意也後續錄立後條凡嫡長子無後者以同宗近屬立後欲以身
別為一宗則雖踈屬聽此亦非經國大典之意故於斤正時不錄之

今若如是立法則爭訟者紛紛而起請與禮官商確議定○諫院啓
曰近者連年饑饉民生困悴而繕修之舉出於不得已則該曹
之欲出僧軍以助萬分之一者其計得矣又何恐其曾受彌牌度
牒者復來從役必使無牌無牒者來役乎從役於蟻項犬項而
受彌牌者不使復來是固不欲重困其力而今觀軍民之供役
於國事一年之內至於再三者不知其幾也僧徒只役再度則恐
其失信也如是是何愛民之心輕且短而護僧之念重且厚歟况
試經而受牒者比之兩項受牒者則又無微勞之報此有何功
而不使來役耶舍此而必使他僧充七百之數來役給牒則今軍
籍未畢欲免軍役者百般巧避而來投矣是國家設避役之所而
驅之使入也其害不可勝言請只令已受彌牌度牒者來役各
曰捨許多無度牒僧人強役其受度牒僧人失信為大不允後
兩司並論啓終不允只命後無牒僧人事完亦勿給度牒

乙巳巡安府使金彥琚上疏陳時弊

左遷百 馮邪毒 陰刻 辭詐 巧於害物 日望朝廷生事 急於趨勢 登第之

初是鄉人算萬鍾時方進用氣勢雄辯朝父於其門人指之曰
算萬鍾之奴如此陳疏亦非發求愛君憂國其必出於自衛求
售是托於正也以
呈其不正也 答曰內需奴婢復戶諸王子駙馬家海澤魚箭仁
壽宮兩宗事非今伊始天災豈由於此也大張水陸事予則未
知

庚戌日微暈

壬子 上召對○憲府啓曰王者之政當以至公為心不可少

有偏係之私而全也自 上曲護內需司奴婢凡干本司下人

之訴不辨是非而只信其言守令以此罷之下人以此罪之故

其流之弊至於冒占民田謀復其戶使一邑之田盡付於司奴

之戶而平民偏受其役流離殆盡一國之人莫不扼腕嘆息况

背主之奴交通司奴改名投托而孤兒寡婦莫敢爭辨坐被其

奪其為憤怨極矣近者利川居私奴莫同謀逆本主幼學柳浣投

屬內需司之狀昭著無疑故臣等方令窮詰治罪而其類乃反

擊錚陳訴遂蒙 上教使之分棟然則教誘莫同使之投托者

實司奴論孫六山等而不少懲艾益長其惡則豪奴悍婢皆背

其主孤兒寡婦皆失高曾之物冤痛莫甚於此况臣等久忝本
府如此呈狀者相繼不絕每為推問則皆是背主之奴婢自上
豈知弊之至此極乎請勿分揀以已招服辭緣依律治罪以示
大公至正之道答曰奴婢復戶事只申 祖宗之法而已民田
結卜之數守令詳察則豈有冒占之弊乎私賤之投托是有司
之不明耳常時司奴濫有陳告予每教戒矣其如啓

癸丑憲府啓曰近來公論之憤鬱者莫甚於內需司之弊以復
戶事言之前續錄徭役條曰內需司奴子亦復戶其中率丁五
口田五結以上者勿復云去庚子年承傳內田稅外續錄條雜
徭並蠲免以此見之則不得已徭役外諸雜役復戶者在於
成廟朝而田稅外雖不得已徭役盡為復戶者在於 中廟朝
矣然人心巧詐百弊滋蔓續錄所謂率丁四口者非指良民也
乃指同居一家之子枝與族親也四人則可以免役而自五丁
以上則不可免也所謂田四結者非指他人之田也乃指自己
之所存也四結則可以免役而自五結以上則不可免也當初

立法之意則四丁四結不為之少亦不為之多過少則內需司
下人受其弊過多則齊民受其害立法可謂有斟酌而詳密矣
今則內需司下人縱恣無忌或多占良民為已率丁或教誘私
賤藏匿不出雖五丁以上任其所為而守令莫敢差役况取役
自己之過五結者乎內需司奴婢家家豈能有四丁戶戶豈能
有四結乎人人盡有四丁四結則其奸偽可知矣而况有五結
以上者之多乎甚者則分其子枝各立別戶身雖同居而戶則
異焉其結卜之數不可勝言而繇役之苦盡歸於齊民矣請自
今以後率丁四口田四結依續錄復戶自五口五結以上依續
錄勿為復戶田稅外雜役依傳教亦皆蠲免而率丁則只計其
子枝與本司奴婢中族親而其他良丁及公私賤則一切刷出
田結只計其自己之所存而他人之冒托者考其文記一切抽
出而其未滿四丁四結者只錄其自己之數不為加錄事請下
書于八道一以行復戶之法一以革泛濫之弊答曰舉法論之
故如啓○夜月暈

甲寅沈連源尚震尹旣

史臣曰沈連源平平無忌克心尚震有容量然連源簠簋不飾尚震三旨之相尹旣彼哉彼哉

尹元衡安珰尹思翼任權鄭士龍李名珪李浚慶沈光彥金明

胤金益壽成慄宋叔瑾丁應十沈通源元繼儉

已上東西班
從二品以上朴

永俊禹錦魚季瑄慎希復尹毅中朴啓賢金繼輝

以上弘議
文館咨

考諸書國初定法廢孽禁銅處未能的知若以徐選陳言及黃

喜等所撰六典續集不任顯官之法見之其前則必許通仕路

故立此法也政院抄出日記所載則多為賤妻子論啓辛卯甲

午大典庶孽子孫之言以賊吏失行婦女之子及孫語勢觀之

似不止於子孫乙巳大典庶孽子孫之言以賊吏之子再嫁失行

婦女之子及孫語勢觀之似不止於子孫乙巳大典撰集之時

改辛卯甲午之法之意不知厥由然以今物情見之皆以許通

為未便自 上裁斷何如申光漢議凡先王舊制有所弊則或

可更張然其利不至於什百予可為也我朝開國以來其嚴防

庶孽子任顯職非不重也而必立經國大法俾不得許通是必
僭生於疑逼生於僭凌嫡之漸不可遏而必如是後可以正其
家也今者人心日詭家道益紊爭嫡爭財之風有甚於舊時未
見庶孽不赴科舉之害而遽欲許通仕路以亂先王之舊章
雖號曰愛惜人材臣徒見其害重未見其什百於先王之法
也况庶孽之產多出於失行之女則大典內改嫁子孫失行婦
女子孫之條從此盡毀我國所以得禮義之誦者閨門以正貴
賤以辨雖中國有不能及者賴有此耳今皆毀之是流入亂亡
而不自知也金光準趙士秀李瑩蔡世英任虎臣李鐸議與光
漢同傳曰議得各異然自太祖太宗朝因前朝之法而用之
乙巳大典始禁錮其子孫則其前似有許通之法矣非我國本
無之法也今則皆以為未快故在前日記考之則皆賤妾子之
事固當勿許矣但良妾子則依辛卯甲午大典至其孫許通勿
叙顯職毋敢凌嫡事詳定節目可也政院回啓曰此事當捧承
傳矣更詳之則在前非徒賤妾子也亦有良妾子不許之事故

今以

成廟朝丙申年故事兩條

故事即洪先成黃萃源以妻為妻之事而基諫之所論啓

者也

其願并為後妻

開列八啓而其中黃萃源有萬世許通之語以

此見之乙巳大典以前亦不分良賤可知矣 上教以為依大典為

之故敢稟傳曰今見丙申故事似為妻妾分揀事也非妾子事

也萬世許通之言則雖良賤皆通故也然良賤有間故依辛未

甲午大典只許通良妾之出矣以此捧承傳可也政院回啓曰

依辛未甲午大典至其孫許通事傳教矣但至其孫之教與大

典之意異矣大典之意自妾子之身言之今則自其父之身言

之是進一代也此乃立法之初不可不詳悉故更稟傳曰然則

不舉辛卯甲午大典而至孫許通事捧承傳

先是許通事命更議

丁巳日暈夜有氣如白雲布天良久而消○清洪道尼山地震

戊午以鄭浚為弘文館副提學

史臣曰浚陰凶一險物也用心行事有同禽獸出入尹元衡

家阿意取悅婢膝奴顏日以傾陷士類為事蓋鄭允謙乃浚之伯父也其妻女子為元衡妾有寵而為夫人故浚附之每

見必稱妹氏尊待如嫡

史臣曰浚本以愚妄之人恃其尹元衡妾族攀附權勢得忝

近侍蔑視同僚驕縱自得好生議論一時士林無不唾鄙

以元績為全羅道兵馬節度使崔終浩為全羅道水軍節度使

己未金光準卒命停朝市三日命司饗院進素膳光準容貌端雅言辭便給

好談儒者之論時譽翕然其陰邪射人之事人或薄待而給少

准之父嘗溺愛其妾及妻產多給田民僮子息則薄待而給少

故常時當憤於庶母厥父死光準以大司諫居其喪適其兄希

死乃使兄之妻呈訴於官曰庶母及準弟等共為妖術以致厥

夫之死請因禁治罪殺使宋希奎疑其無證據不受理光準乃

折簡借通於希奎請速禁申報刑推希奎不得已凶其庶母

及準弟數人刑訊至於三四次是時右參贊李彥迪受由親

到尚州希奎為言其事彥迪答曰父之愛變愛子何為此乎希奎乃

難明之事實父喪內至於囚刑極為未安君何為此乎希奎乃

寄書於光準極陳刑廢母庶弟未安之意而止之且言吾愛公

之深故女是言之其答書略無自責之意多有憤恨之辭聞慶

縣監安景祐以推官即說成後權應昌亦言其殘忍未便之意

口滑疾惡人也逢人即說成後權應昌亦言其殘忍未便之意

迪先舉喪畢復職恐其事發於公論深懷疑畏及為大司諫

免時乃舉刑廢母之事發於公論深懷疑畏及為大司諫

盡除朝官已之薄相及尚刑兼境居人知其事者陰授權臣使

去丁未之禍宋希奎亦預之安景祐以門蔭外官○憲府啓曰

無預於朝論而亦波遠竄其情狀昭然由樞極矣

○憲府啓曰

○憲府啓曰

○憲府啓曰

○憲府啓曰

○憲府啓曰

○憲府啓曰

○憲府啓曰

砥平居金貴珍呈狀于本府曰龍門山上院寺住持僧神會掌
務僧靈寶等托以內願堂據奪我等之田民家七戶迫令撤去
飾辭啓達而內需司書題等更為打量托稱寺位田反以我等
為據奪至奉供招將加重罪云臣等行移于本道備細推閱見
其神會及隣保之供辭神會之侵虐良民恣行宵臆可謂極矣此
而不治則爭相慕效抑奪民田無所不至極為痛憤請令京畿鄴
事親為打量寺位外元田及加耕盡還其主神會靈寶等窮推治
罪答曰上院寺田予觀內需司公事細知其然故令內需司打量
矣果若其田則其處之民當呈本官矣今者已為內需司之物
然後擅自奪耕故命治其罪非神會侵虐平民也且田地既與
本官分明打量則豈可以都事更為打量乎不允後累啓不
允

辛酉傳于政院曰慶尚道飢荒前古所無明年四殿誕日方物
勿封進且一年每朔望前後物膳亦可盡減而國用亦不少其
中有民弊者詳審馳啓事下書于監司又傳曰慶尚道貢物戶

曹量減矣然最關於國用者外餘皆蠲免事言于戶曹

史臣曰是時尹元衡專制朝政權傾人主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殘賢害善汚國虐民垂十年大妃主斷於內尹春年煽助於外盤據勢固莫敢誰何上束手見制徒擁虛器因此紀綱日壞庶恥掃滅縉紳之士競尚貪侈大起第宅廣樹田園加以細科苛條朝設暮立億兆嗟毒神祇怨怒災異荐臻八啓皆謹至於景福宮大內一夕燒盡祖宗相傳書籍珍寶舉為灰燼曾不惕然覺悟奉行天討以除奸凶顧區區減一道方物之貢有何益哉

○傳于政院曰去夜二更有聲如曳竹流星又現觀象監終不啓內外候望官並推之○夜月暈

甲子以柳渾為司諫院司諫金麟厚為成均館直講

史臣曰麟厚湖南人也少負才名常以詩酒自娛及登第長侍經幄以親老乞邑為玉果縣監未滿瓜期棄印徑歸甘心終老不出門者累年晚好理學絕意榮進是年秋以經幄闕

貞拜為校理下書驛召遂上箋陳情辭甚懇切久而不至今
遷是職

丙寅全羅道順天求禮地震

丁卯夜流星出婁星下入壘壁陳星狀如拳尾長五六尺許色
赤

戊辰日暈兩珥

己巳夜京城地震聲如微雷京畿楊根永平加平江原道原州
橫城慶尚道聞慶龍宮咸昌安東玄風高靈地震

庚午傳曰外方之民方罹飢饉苟有罪者濫施拷掠則橫斃必
多予甚憫焉更加慎恤事下書于八道

辛未禮曹啓曰武衛殿許待與否議于大臣傳曰如啓○領議
政沈連源議左武衛殿絕聘將近百年至去歲始復通使而春

江變稱宜春其間往還日月多有詐偽之迹故拒之不待今怡
天西堂直稱本衛差送而出來是必欲發明前日之事其真為

本衛差送未可知也依前日議得考其符驗聽其言辭反覆詳

覈少有不實之端不許接待何如左議政尚震議武衛殿絕聘
雖以既受圖書向慕復來合驗無偽則禮當不拒彼雖意在辨
明宜春之事而在我國待夷之道不可先逆其詐求絕後來之
心自古所以羈縻之者豈無所見右議政尹澆議左武衛殿乃
日本國畿內巨酋在 祖宗朝優禮接待者雖以絕朝聘而
復尋舊好則在我無拒絕之義但以壬子年出來宜春西堂之
事見之則此亦難保其非詐如其詐偽則不可輕許接待重傷
南民飢困之力今即發送事知譯官馳往浦所問其出來之由
察其上官以下有常往來面熟之人與否如有可疑之情則邊
將以其意折之使之還歸而觀其所為馳啓然後更議處置何
如傳于政院曰議意知道武衛殿今受圖書而來前者雖有詐
謫若拒而不接則有乖於 祖宗厚待遠人之意其牙符果合
則接待事言于禮曹更議于大臣○日暈兩珥

壬申領議政沈連源議前年宜春西堂賫持第三牙符出來不
見接待而還則今當改受他符而不改前符因遣副官此甚可

疑似不當輕許接待然今邊將依前承傳差軍官賫送牙符辨
驗於禮曹然後處之左議政尚震議日本諸酋接待事例具載
文籍該曹書啓必有所據臣未知其詳然臣竊妄料今來武衛
殿使僧所賫第三牙符即前日宜春所受平長幸亦前日之畧
官而在彼不改者以我國既以宜春變號數來為疑而遣還故
只改上价餘皆因舊明其前日之無偽也所謂追述之跡今來書
契中亦既有之則其情固詐然辨疑最難姑依前事目牙符合
驗果若不錯勉強接待勿復拒黜亦聖人不逆詐不拒來之意
今者南邊多虞務在能忍右議政尹漑議臣觀壬子年出來稱
左武衛使送之人情見詐窮非徒為使者辭塞不能自明強辨
如安心東堂者無一言為之力辨以此見之今來者之非詐亦
難知也禮曹書啓之意多得其情臣意亦不欲輕許接待自陷
於小夷術中以啓後來難防之弊東萊府使曹禧諳鍊文官足
以發慮出計探審夷情如臣前議馳遣事知譯官與禧察其情
為詰并賫國王

指日本

書契等事以觀其意詳悉馳啓並取所賫

書契牙符上送考驗然後更議處置何如傳于政院曰依右相
議遣事知驛官○以李瓘為司諫院正言○是月及第李彥迪
卒彥迪字復古慶州人自號晦齋又號紫溪翁英悟出人天資
近道事親至孝勵志聖賢之學潛心力行非禮不動性又寡嘿
務自韜晦少登第在朝已卯年間亦不知為何如人也中歲頗
遷擢見忤金安老罷居田里者幾七八年雅有高趣卜地於州
北紫玉山中愛其巖壑環竒溪潭潔清築室而居之植以花竹
日嘯詠遊釣於其間謝絕世故端坐一室左右圖書研精覃思
其工夫比前日尤深且專實有精詣獨得之妙及安老敗復召
用未幾出尹全州為政清明嘗進十條疏議論純正忠誠懇惻
慨然有挽回世道之意 中宗嘉之擢拜參判然竟不得施其
志又以母老辭官就養不久于朝末年以病在鄉 仁宗即位
特加恩召至於再三於是遂力疾而起以左贊成赴朝 仁宗
昇選遂有乙巳之禍罷歸其鄉後二年謫江界府七年而卒國
人莫不悲之家甚貧妻妾或至飢餒祭先之禮務盡誠敬特為

編緝一書名曰奉先雜儀又復錄禮記等書孝子慈孫竭誠齋
祭之事以為觀省而奉行焉其立于朝也進退建白正直明切
常以堯舜君民自任故雖在謫中猶拳拳不忘朝廷取易經進
德修業之義衍為八規擬將轉達而其時監司洪暹以不合時
議抑之不果上所著有大學章句補遺續或問求仁錄又撰九
經衍義未及成書而用力尤深雖上無授受之虞而自奮於斯
道闇然日章而德符於行炳然筆出而言垂于後者求諸東方
始鮮其倫後追贈領議政謚文元

十二月癸酉朔憲府啓曰慶尚道有前古所無之災一道百萬
生靈將盡填溝壑則賑救之策當無所不用其極然後可免靡
有子遺之患矣今者大臣所議納粟賞贖之事可謂深得賑救
之策所當行之不疑矣但賞職之粟其數必多一道之內納者
必少以此濟民其力不給議者以為如公私賤人及諸色軍人
中多截穀者有之若募其自願納粟而隨宜論賞則納穀之路
多而裕食之政舉矣且大明律有五刑贖錢之文中朝既行之

則慶尚全羅兩道限明年秋成姑行之可也云且全羅沿海之邑無異慶尚之災納粟賞職事亦當行於全羅而其納粟分移慶尚云請議于大臣處之答曰如啓○領議政沈連源議當此凶歲急於救民宜無不用其極故慶尚全羅兩道自願納粟活民者賞職事前已議啓矣公私賤人及諸色軍民納穀者亦從自願優給其價以廣納穀之路甚合荒政兩道作罪者限明年秋成徒流笞杖以粟納贖庶補救荒之用至於死刑恐不當許贖左議政尚震議今年賑救之策須出常規之外別有以講求規畫然後庶見萬一之效故前日納粟賞職之議所以正也賞止於士族則其納必不裕如公私賤則免賤鄉驛吏則免役諸色軍人則陞授相當職或影職補充隊入屬而未准仕者或漏落者從良犯五刑者獄雖成而情可恕者許贖等項事件並令該曹商確詳定事目果合救時之急務右議政尹漑議納粟補軍贖罪之事多見於用兵實邊儲之時而荒政亦有舉行之者皆出於不得已雖為苟且可救一時之急也慶尚道與全羅下

道飢荒比古為甚民將填壑賑救之方靡所不講而猶患其不
周所以前日有納粟賞職之議其後該司所詳定不知何如而
今觀憲府所啓之意似得其宜然所納穀數過多則納者必少
宜斟酌定數多不過米百石小不下五十石皮雜穀亦以此為
準使人便易而喜納又使公私賤及諸色人中有私儲穀願納
者不限多少隨其所納之數各聽其可行之願酌其輕重而施
之又令下三道犯流以下者除關係綱常賊盜外納粟免罪如
此則出穀之路多而賑救之施可博請令該曹急速舉行
上從既議

甲戌日微暈夜流星出九游星入坤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二三
尺許色赤

丁丑日微暈

戊寅雨雹雲間日光漏射形如傘撩色或黃或青白

辛巳領議政沈連源右議政尹澆請復起殿 上妃不許再啓

從之○連源澆密議書啓曰因北道復使李思曾書狀

請掩襲
草申還

居胡人十
七戶也

與備邊司同議啓之秘密下諭為當答曰知道○領

議政沈連源右議政尹漑吏曹判書安珰知中樞府事張彥良
兵曹判書李浚慶同知中樞府事尹俊李光軾等議草串胡人
以百年歸順之胡因小忿敢肆兇毒猝入邊境殺掠人畜自知
罪犯深重逃入深處待其悔過服罪所擄人物盡數刷還執其
罪魁輸誠納款然後許復舊居事已令邊將開諭使自善處而
頃無服罪納款之意偃然還復舊居其輕蔑國威出入自恣之
罪尤加深重不宜任置不問令本道節度使多方設策秘密措
置量抄精兵出其不意水陸并進掩襲使無孑遺但慮婦女老
弱及畏服迎降者並被屠害勿務多殺之意秘密下諭左議政
尚震議前者西水羅被虜人民多至百五十餘名是雖邊將自
失機宜終取羞辱而國家所以禦侮之策不可不舉兵屠滅以
張聲勢以固邊圉謀臣武士莫不扼腕者此也臣雖腐儒亦嘗
有謬筭一道軍平中精抄勁健者可得數百人使歸順胡人作
為前鋒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則坡也等小落皆可殄滅雪我前

耻但胡虜性情有同禽獸聚散無常也今之草串來居者其數
絕少若果掩襲取勝不難彼先知樂空其巢穴不與我戰則我
兵不可曠日持久亦不可深探蹤跡若只勞師無益於洩憤乘
怒輕舉恐非得計待我兵食既足大舉躡踪嚴示國威如辛亥
之為則可也千鈞之弩固不可為鼷鼠輕發掩襲云者亦非王
師所為比來天地失常變異疊出三陲不固邊釁多端嘗聞武
王予銘曰為間不忍終身之羞兵凶戰危故訓戒子孫如此實
萬世人主所共取則况王者待夷之道悔罪歸順則容覆不拒
負逆不服則或可殄殲令邊將將此兩端使譯者數三開諭然
猶不率然後更議處置何如

甲申憲府啓曰辛領議政尹仁鏡妻李氏

李氏年二十餘仁鏡妻而為妻仁鏡時年

餘呈狀于本府曰以家翁養孫尹思哲為瀆亂女身五朔落

胎之言思哲及其弟思慎等傳播於人

思哲聞人傳播欲自思先自發說

未知

此人等聞於何處請推事干辨正云喪人尹思哲亦呈狀于本
府曰前為龍崗縣令時下人等盜取官物一一還徵因此懷嫌

構成口不可道之言欲就獄發明云其元狀請送禁府推鞠明
辨答曰今見啓辭至為駭愕事關綱常依啓為之政院以禁府
意請三省交坐推鞠傳曰如啓先推義守思哲之妾及他事干而未
得其端緒後憲府啓曰尹思哲本是狂悖之人前為龍岡縣令
時多行悖戾之事至脅喪人食肉大失民心下人怨叛之際適
義守有口出大言之事因此傳播為思哲者所當無地可容而
偃然與隣官守合設宴之時公然唱說及其一道皆知之後使
其弟思慎通議于人至於事將大發或以尹億為構成或以思
慎傳播前後變辭歸罪於二人其反覆兇險極矣臣等聞之思
哲與義守相誓之簡他日我不棄汝舉父母為證及義守見疎
之後有口出大言之語以此見之則所謂大言者疑指舉父母
為誓之語也聞者不知此誓便疑他事而遂為傳播然則龍岡
咸從之人聞而疑之疑而傳之臺非尹侯之妾又聞義守之言而傳
之也八人受刑竟無端緒只以此事為可疑而今方推鞠義守
所納相誓之簡雖曰諺文果是思哲之筆跡則不可以諺文而

不取信也况思哲通議于祖母之謬簡存焉與之比對則可知也其諺簡之誓的實則義守之以此恐動思哲而欲堅其愛也事或然矣因此發言遂成大獄人多殞命則豈非冤閔之大者乎思哲既奸尹俊之妻而方在父喪又奸永興之妓今又因不實之事謀陷思慎與尹億原其情狀極為兇悖以此刑訊治罪則可以懲其惡矣請議于大臣答曰如啟領議政沈連源議憲府慮其無辜者多致殞命其於欽恤之意至矣然瀆亂綱常人倫之大變今方推鞠於禁府專之以委官叅之以臺諫反覆窮詰庶可得其端緒未有明白昭雪之地而遽為論釋治以他罪則恐有失實之患 上從之於是遂放事干人等乃鞫思哲則淫奸叔父之妾居父喪官妓相奸事皆承朕而瀆亂養祖母則終不承朕斃於杖下

史臣曰尹思哲之事雖若暗昧罪關綱常事莫重焉遽以不實之諺簡論啓伸釋憲府之舉其出於公乎其出於私乎不究其情而縱釋大罪失刑甚矣

乙酉日微暈

丁亥日暈

己丑日暈兩珥色內赤外黃

癸巳 贊成申光漢以病請適 上許之○夜流星出天中入

東方天際狀如鈴尾長七八尺色赤

乙未日暈

丙申兩司啓曰同知中樞府事鄭世虎身在卿相之列登隴罔

利有類商賈物情激發合司論列 聖明洞照快從公論羣情

快悅為世虎者以宰相而被論至此則所當悔過自新之不暇

而營生謀利之事尚踵前轍物情尤為唾鄙示罰未以遽下給職

牒之命今又收叙物情駭恠請遂收給牒之命答曰物論若此

則豈不改過乎不允累啓只命罷職世虎貪黷職污之狀臺諫

書時凡獄囚不却論決故滯累日候其人乞哀納賂于妾家然

後決之雖犯重罪必借哀矜之辭以釋之及為戶曹判書時與

市井賈豎之徒同其謀利使腹心耳目凡國用貿易難物私相

通謀低昂其價以射其利時八名為市井宰相云其後自市井

人來到其門高聲大呼曰前日白絲一百斤為戶曹典書時以

非道納之今不還給是何心也且位且罵口不絕辭行路唾鄙

○日暈兩珥有冠色內赤外黃

丁酉以李戡為長興府使

戡自弘文校理特拜是任蓋以長興

自以多占雅妾淫縱無度國中構一小堂常聚同事之人淫戲

者曰頃者陳復昌未媚於我我嘗心鄙其為人今者戲之為人

過於復昌不可信也其有弓馬

戊戌傳于政院曰近日外方有冬雷之變黃霧四塞京師連有

災變尤為非常予益深恐懼○欽敬閣草樣成

初世宗取蓋

四象及十二神于山上又依幽風七月篇依稼穡之形列于

四方山內為機避水而動之可以知一日之晷刻又可驗四時之

成畫夜其制甚精大內之延燒也朝廷咸憂此閣之

知其可成甚喜之○是月全道杜鳥花發麻生發花兩麥

發穗李梅實疽瘡傳洙死者甚多京師及他道皆然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十六

九年大明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壬寅朔

甲辰諫院啓曰星州牧使羅士愐多聚同鄉人及族屬貽弊多端又與判官分工匠辦其私用其鄙陋細瑣舉此可知判官崔汝舟凡官廳貢賦雜物監納之時不至於五六倍則不納油蜜則穿竅於升斗之底漏之滿意然後許量焉一邑之民怨苦盈路性又倨傲與士愐不相睦日以相圖傾陷為事請並罷職答曰如啓○以李潤慶為全州府尹

時論倚重

潤慶字重吉廣州人也風采疑重氣字弘廣沉厚長者也

史臣曰潤慶天稟純美補以學問樂善好古與其弟浚慶並有賢行平生廉謹自守前為星義兩州牧皆有善政民有去後之思

金鎧為刑曹參議李戡為鍾城府使○日微暈

乙巳禮曹判書鄭士龍啓曰臣年既衰耗不合長官且近日為庶孽許通節日臣於嫡無子只有孽產磨鍊節目未安請遞傳

曰勿辭庶孽許通節目則使他堂上為之

丙午弘文館副提學鄭浚等上劄曰伏以臣等聞之利入土地者謂之貪兵爭恨小故者謂之忿兵始之以貪濟之以忿然而不敗者未之有也往者野人未嘗侵掠我境而邊將入其地築城設鎮奪魚鹽之利撤久遠之居實出於一二人之喜功遂致侵侮邊堡殺掠老弱重貽國家之羞亦可戒矣今者骨幹若干戶還居故土雖近於輕侮大國在王者治夷之道固當不追不拒而邊將請討廟堂決策皆欲草薶禽獮以洩一朝之憤臣等未知此兵何名也今者天地失寧災變連仍冬雷夏雹日變地震加之以水旱不時飢饉荐至民失常業餓孳相望則拱手嗟嘆無策以賑之大內失火土木方興邦本已瘳冤氣干天况勞民動衆更欲結怨於外夷乎百僚惰職紀綱解弛是 殿下之令不能行於朝廷也草竊姦究蠹起州郡是 殿下之威不能行於一國也 殿下之患方在蕭牆之內反欲從事於窮荒以開後日無窮之釁乎假使一戰勝之闢國百里然且不可而况

虜之虛實難知北伐之師豈期其萬全乎功成於萬一則邊將受其賜惠生於後日則國家當其害僥倖一時之功欲啓他日之禍邊將自謀之計則得矣不知於國何如也臣等前於經席之上講至唐太宗征遼之舉殿下問之曰窮兵黷武非人主之美事太宗何以有此舉哉聖言洋洋尚在于耳臣等感激至今不能忘也既知其不可則不為之可也而猶未知戒遽自蹈之無乃不可乎傳曰劄辭至當遣史官議于大臣○領議政沈連源議前年北胡闌入西水羅殺掠人畜呀當興師問罪以雪國恥而以我邊鄙未完故尚未舉義邊情未快今者骨幹不循邊將之令未有殺獻罪魁刷還俘虜之事而偃然來居草串其為倨傲極矣今若置之不問益長輕侮之心將啓後日之患彼來居者只有若干戶豈是強胡一二鎮將略率勁卒猶足勦捕雖不能殄殲無遺致令遁逃遠避亦可示威非興師動衆從事於窮荒之比也左議政尚震議當初城仍巨島之計乃所以招今日之尤彼既悔之無及此亦遂事何追北伐一事朝廷銳意臣亦豈敢

好異今之邊鄙非有所恃待我兵食既足相時舉事嚴示國威
似得王師萬全之道故前日收議時敢陳瞽說彼犬豕者其所
讎恨遠在數世之上亦必忘生而報復之今者西鄙既遷四
屯北塞坡也等數落亦將加兵驅逐草串水陸之舉又出於
急猝他日邊患未始不由於此勝之無大益置之亦無損姑惟
舍忍治以不治亦非所以忘戰右議政尹澆議輕舉妄動固為
用兵之謬計而苟且姑息亦非為國之良籌今觀弘文館劄辭
深得古賢臣進戒之意臣無間然但西水羅作變之胡皆在撫
綏之內無異齊民仍巨設鎮雖出於邊將之失策在彼亦豈敢
乘隙而逞兇作變之後舉族遠徙者乃自知其罪而今遽還復
者是不畏國威也國家不窮兵遠討已寬其誅若又受侮而不
校則臣恐未免於苟且姑息而彼無畏威自戢之心所以邊將
有請而臣等亦從其言也今下諭有日勢不及止若計定而還
罷彼聞此言則必以我為怯益生輕侮之心將無所忌憚則臣
恐為害不止如前日也况殲此小醜特一邊將問罪之事非國

家興師動衆喜功結怨之舉 上從漑議

史臣曰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乃王者待夷狄之道也尹漑以當國大臣當歲飢民困天災疊現之日敢為此珍殲之舉其謀國可謂不臧矣

史臣曰仍巨島設鎮之時是招西水羅賊變之日也今者草串之舉其無後日之患乎不數月又有造山之圍在此既失在彼必及其勢然也彼武夫邀功希賞之輩固不足論南宮淑言之於前李愛弼言之於後當時豈無知利害者而統意用兵者誰歟既不為遠慮輕用淺謀至於僨事辱國其罪大矣沈連源尚震同在相位不為救止連源不甚分曉只從時議震知其不可亦不力辨其罪惟均而震為甚焉不知者猶可諉以智不及焉知而不言者既以自欺又以欺君豈不甚於不知者哉

○日暈兩珥色內黃外白夜月暈色內黃外白

丁未憲府啓曰清洪兵使金世幹定山縣監崔濬仁以捕賊之

功或陞嘉善或陞通政官爵猥濫孰過於此哉守令兵使獲
賊捕一盜賞之以重加則今者國中多盜人人皆為嘉善通政
續貂之譏予獨在古請世澣濬仁加資改正長興府使可差者
不無其人而吏曹必以加德僉使韓蘊累次啓請擬差臣等未知
其意也今日公道板蕩私情大勝銓曹於擬差之際其所厭避
與願欲者必從其意煩瀆啓請不以為難物情極為駭愕請韓
蘊堂上加改正吏曹官吏推考答曰清洪賊黨滋蔓朝廷擇差
世澣而世澣與濬仁捕捉大黨故特授賞加豈可改正韓蘊事
如啓世澣等後兩司累啓依允

戊申日微暈兩珥夜流星出天園星下入坤方天際狀如拳尾
長四五尺許色赤

辛亥 上命竄靈川尉申穢于通川傳曰前靈川尉申穢性本
愚妄狂悖亂打人物不計刀刃被殺者非一聚率無賴人博奕飲
酒昏夜微行劫奪人財凡在家惡行難以枚舉 慈殿恕其年
少皆不罪之樣以此為幸益恣無忌頃者薄示罷譴使不得往

來於公主家而少無悔反生逆心強脫公主之服與其所奸之妓與公主相詰發口不可道之言 慈殿遣中使教戒則聽即發怒坐而不伏無異大逆不道之罪其竄謫遐方○日微暈夜月暈

壬子日微暈兩珥色黃白夜月微暈

癸丑日微暈

甲寅以趙邦宗為司憲府掌令奇大恒為吏曹正郎李之信為弘文館校理李彥忠為司諫院獻納○平安道江西龍岡雷動○日微暈

乙卯慶尚道知禮地震

丙辰夜月暈色內青黃外白

戊午 上御朝講大司諫鄭裕曰書曰無遺壽考又曰無棄老成人老成之人其關於治道大矣前同知李賢輔年幾九十乞身居鄉近者因災求言曾無一言之及豈無意而然乎古者有養老乞言請自 上開誠下諭使之上來如不能來使之陳言

可也頃者宋欽居州老死至今惜之○傳曰李賢輔以者年宿
德退居田野其令乘駟上來○上御夕講紘贊官成世章曰草
串斬獲狀啓以為全師凱還云臣意以為小醜雖不足畏懷憤
離我實有所自皆邊將失宜也與兵問罪實非得已矢石之際
豈無被傷者乎自 上 所當留念也○咸鏡北道兵使李思曾
狀啓曰今正月初三日領軍越江初四日掩襲草串則賊胡等
走入海涯窟穴恃險出不遜語專無自降之意我軍乃多取薪
草積置穴口從風放火烟焰入穴賊不容身爭先奔出相戰斬
獲五十九名相戰時中箭軍士李應芳朴林金云成三人致死
其餘人不至重傷云備邊司回啓曰草串胡人等猝入邊境殺
掠人畜輕蔑國威之罪不可容赦而節度使李思曾能體朝廷
委寄之意不泄事機掩襲殄殲少洩邊民之憤兼布國威至為
可嘉其餘將士及軍卒等衝犯矢石冒寒出入不可不論賞以增
軍卒之氣而主將論賞自下不得擅斷將士軍卒則令節度使
計切分等急速啓聞所掠胡馬分給所獲之人以酬其勞戰亡

人則官給葬具厚恤其家令該曹致祭時羅孫等三名去處聞見期於必獲女人四名少兒二名令傳驛上送而胡人等雖殲且盡然網漏餘孽含怨報復不可謂之必無善後之策周思審度防備諸事更加措置俾無後患事移文本道

史臣曰帝王之於夷狄也禽獸畜之順而服不為喜逆而侵不為怒恃我所以備之如何耳草串之胡雖曰負罪然釁自我起所當自及其復舊居亦如魚歸其淵鳥返其巢非奪我所宥者類也而邊將必請討之廟堂建議許之竭一方士馬之力僅獲驕虜四五十之級而戎患益深國家多虞始此日矣猶乃論功行賞其可謂之治之以不治而內修之道無讓於

古帝王耶

已未 上御朝講執義李士稱曰年凶役重民多奸巧投托內需司已成弊習殘弱之主不能保其臧獲呈訴於本府者頗多黃海道有強奴托於內需司其主使人招之反打其所使之人事係綱常極為駭愕故已為行移推鞠矣此表世亂邦之事非聖朝

之所可為也寧不寒心哉伏願自 上痛絕其弊習也

史臣曰人主以一國為家國內所有皆其所有也後世人主取物而別為私庫名之曰內藏我國內需司之設亦其意也今則因作大衙門號令施為無異百司貽弊莫甚中外嗟怨豈非 聖明之累政也哉

領經筵事尚震曰臣昨日見邊報草串大捷斬獲幾五十餘名云邊將身犯矢石成功如此雖似可快但君志所向下人風靡而自 上嘉之曰至為美事恐不可也

史臣曰震亦不應無責也大臣苟見危憂之事則宜即舉大義極言不可而及其遂事然後論其是非此豈大臣之道哉然與尹旣之主張邊功者比之亦愈乎

○上御夕講○清洪道林川扶餘舒川息津藍浦地震

庚申 上御朝講知經筵事任權曰近者國家貴賤之分綱常之道紊亂甚矣庶孽許通人多以為不便夫庶孽欲分其良賤則不謂良者皆以公私賤從良者豈能明知良前後所生也其